

目录

一个新人的时代

第一章 跟上新人的时代

第二章 看见新人的历程

第三章 达到新人的喜乐

第四章 跟上时代成全圣徒

第五章 在圣灵的水流中学习为主用

第六章 来，去，来

第七章 一个新人的活出

第一章 跟上新人的时代

[回目錄](#) [下一篇](#)



墮落人类分裂、分散的历史

圣经启示，神创造人的心意，乃是要得着一个器皿来彰显祂自己，并为祂掌权。（创一26~27。）所有读圣经的人都承认，创世记一章里的人，应当领会作整体的人类。神不仅是创造了一个人，乃是创造了一个团体人；神是在一个人亚当里面，集体的创造了人类。因此，按神的心意，全人类应当是、一个人。然而因着人的墮落，洪水以后，人就照着他们的家族、方言、地土、邦国，在地上各自分裂并分散。（十5, 20, 31~32。）人在巴别集体背叛神之后，更是语言变乱，彻底分散了。（十一9。）所以人类墮落以后的历史，就是一部分裂'分散的历史。地上各邦各国都是独自分立，彼此不合的。

罗马帝国的建立，为福音的扩展铺路

统一犹太、希腊和罗马世界

两千年以前，人所知道的世界，仅限于以地中海为中心的欧、亚、非三大洲。当时，整个地中海四周的各民族完全是分裂的。主前二十七年左右，该撒亚古士督（Caesar Augustus）统一了地中海四周欧、亚、非三大洲的国家，成立了罗马帝国。在这之前，希伯来的宗教、希腊的哲学和文化、罗马的政治和法律，是三足鼎立的。因着罗马帝国统一了地中海四周的天下，就把希伯来的宗教、希腊的哲学和文化、罗马的政治和法律这三样融合为一了。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彼拉多写了一个标示，安在十字架上，写的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这标示是用希伯来文'罗马文（拉丁文）、希利尼文（希腊文）写的。（约十九19~20。）这三种语文一起使用，证明罗马帝国已经统一了犹太世界、希腊世界和罗马世界，形成一个帝国。

罗马帝国的建立是在主耶稣降生以前，这乃是为着福音扩展到天下各族铺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按着神的计划成功神的救赎之后，福音就已完成，且预备好要广传出去。因着罗马帝国统一了地中海周围的天下，把罗马政治、希腊文化、希伯来宗教调在一起，就为福音在地中海四围的广传，预备了一条康庄大道。

使希腊文成为共通语言

其次，罗马帝国使希腊文成为地中海周围各国共同的语言。语言统一，对于福音和真理的传扬，有莫大的裨益。试想，如果罗马帝国尚未统一，地中海四周的欧、亚、非各国各有各的语言，使徒们要如何向人传扬福音？在神的主宰下，早在使徒们还未被差遣出去以先，甚至在主耶稣降生以前，罗马帝国就已经使希腊文成为地中海周围欧、亚、非各国通用的语言。这乃是为着神的计划，为着神福音的传播与普及，铺下了康庄大道。

调和地中海周围的各民族

第三，因着罗马帝国统一了地中海四周的天下，罗马政治带着希腊文化，无形中就把地中海周围的各民族调和在一起。当时，罗马人可以去到犹太人的境地，犹太人也可以到希腊或罗马的境地。地中海周围各地的城市里，几乎都有犹太人；这可由行传二章的记载，得窥一二。五旬节的时候，有从各国来的虔诚犹太人，到耶路撒冷过节。由于他们散居各国太久，早已忘掉原本的犹太语言，只能讲说自己所在地的语言。就在他们过节的时候，圣灵浇灌下来，召会产生了。（1~4，37-41。）根据九至十一节，当时在场的犹太人，至少来自十五种方言所代表的十五个国家。然而，因着罗马帝国的建立，地中海周围的各民族得以调和在一起。

便利的海陆交通

第四，罗马帝国的海陆交通发达，不仅在地中海上有便利的水路交通，更建筑公路，遍及欧洲和小亚细亚，从西班牙到耶路撒冷都畅通无阻。总而言之，因着罗马帝国所成就的这四件事：统一犹太、希腊和罗马世界，语言统一，众民族调和，便利的海陆交通，福音就能普及到地中海四周的天下。换言之，地中海四围的各国、各邦、各民、各族，就有了信主、跟从主的人。

新大陆的发现和改教运动释放人的心智

召会历史告诉我们，召会产生之后，就逐渐走下坡、堕落了，至终落到所谓的黑暗时代，长达十个世纪之久。在那时期，罗马天主教盛行，圣经被封锁。十五世纪末，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接着，十六世纪初，路德马丁(Martin Luther)被主兴起，恢复关乎因信称义的真理。因着这两件历史大事-发现新大陆、以及借着路德马丁所领导的改教运动，释放了人在罗马天主教禁锢下的心智。从那时候起，科学昌明了，物质文明发达了，轮船、汽车、飞机等陆续被人发明出来。随着科学和工业的发达，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相继产生；至终由于生产过盛，产生了帝国主义。表面看，神的仇敌撒但在在这段时间，作了相当多的事，但是我们要看见，主耶稣乃是在撒但之上，连撒但也是主耶稣的'小驴驹'，用来完成神的旨意。

英国击败西班牙

美国的兴起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西班牙就成了世界的领导强权，拥有当时最强大的海军。然而，为了把福音送到各大洲，特别是送到非洲、亚洲和大洋洲各地，神兴起英国，在一五八八年，借着一场海上战役，把西班牙击败了。从那时起，英国成为影响全世界的主要势力，被称为日不落国。神兴起英国，目的是要使西班牙所支持罗马天主教的势力受到限制，并要借着更正教的传教士扩展福音。已过二百年间，传教士到亚洲、非洲和大洋洲去传福音，大部分是出自更正教。我们相信这是神的作为，兴起英国来维持地上二百多年的秩序，并借着许多更正教的教士，把福音传送到世界各地。然而，更正教的传教士所传的福音，仅仅是关乎罪得赦免、死后上天堂。稍微好一点的，说到要爱主、敬畏神、讨神喜悦，或在作人方面，劝人要受改正，并改良自己；这些都是非常低浅的福音。

路德马丁之后，神配合地上政治局面的变迁，兴起了盖恩夫人(Madame Guyon)和慕安得烈(Andrew Murray)等内里生命派这班人，他们不仅认识基督作生命，并且对基督有更深的追求。当我们来看一切政治和宗教局面时，必须有一个鸟瞰、远大并高超的眼光，才能清楚看见神奇妙的作为。已过二百年间，神使用英国将福音带到世界各国。然而，经过这二百年之后，英国在神的工作上，可以说是告了一个段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起，神的行动就从英国转到美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在美国加入之后而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最终也是由美国来收拾局面。在这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都是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总统威尔逊（Wilson）建议成立国际组织，监督世界上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最后由英国和法国领头，在日内瓦成立了‘国际联盟’，美国却因故没有加入。但是那个国际联盟并不称职，特别在对待中国的学上丝毫没有信用。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略中国；是头一个破坏国际联盟的国家。一九三五年，义大利入侵衣索匹亚。一九三九年，德国侵略波兰。这三次侵略埋葬了国际联盟，带进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神再次使用美国，协同收拾整个局面。因此，大战结束后，美国顺理成章成为世界上的领导国家和第一强国。于是，美国带头在纽约成立‘联合国’。总括的说，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世界之牛耳就从英国转到美国。从世界历史，我们能看见，几乎每个国家都是以自己的种族立国，举凡中国、日本、法国、英国，都是如此。唯独美国例外，乃是一个以不同民族‘融合’在一起的合众国。用比方的话说，美国是个‘大熔炉’，将白人、黑人、欧洲人、亚洲人、各洲各民族的人，融合在一起。

神历代的工作，为着产生一个新人

现代科技将全地各民族调和在一起

我们必须从世界历史，看见神在宇宙中的行动。自从美国立国以来，世界上才开始有了一个国家，不是以种族立国，而是以多民族所组成的一个合众国。我们知道，神在历世历代的工作，乃是为着一个新人的出现。因此我们相信，地上所有政治局面的变迁，都在神的主宰之下，为要完成神的旨意。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国执世界之牛耳，乃是举世公认的。无论在文化、政治、科学、医药、数学和许多其他方面，美国一向有主导国际交流的政策。借着这许多的交流，地上的各民各国不再像从前那样各据一方。现今，世界到处都是旅行的人，人最多的地方就是飞机场。从前，中国人在美国是寥寥无几；现在，最少有二百万。以美国总人口二万万来说，约占了百分之一；换句话说，美国一百个人当中，就有一位是中国人。不要以为这是小事，这说出美国和中国人调和得相当厉害。

一百年前，美国传教士到中国，需要坐六个月的帆船。有些传教士经过六个月颠簸的航程，饱受晕船之苦。有的一上岸就死了，埋葬在中国。从小我们家就和美国传教士有往来，所以我非常了解他们的艰苦。当时，交通相当不便，光是往返中国和美国两地，就需要长达一年之久。反之，今天的交通工具已大为进步。短短四十八小时之内，人就可以搭乘七四七飞机，从中国飞到美国去洽公、办事，然后平平安安地回家。不仅如此，通讯设备也相当便利。人与人之间，可用电报、电话、无线电话等作联系。此外，还有各种音讯、视讯设备。这一切都使人突交流日益密切，将世界各地的人调在一起。虽然人与人之间还有国籍之分，但谁也不能否认，今天是一个全地各民族调和的时代。

国际政治局势为着产生一个新人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正式宣布投降。同年九月二日，日本正式签字投降，自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九月初，美国杜鲁门政府，通知中国政府，美、英、俄三国在二月间订了雅尔达密约，同意让史达林得回从前俄国在中国东北所占有，后为日本所接收的土地。这项协订严重侵犯到中国的权益。当时，我还在青岛养病。当我从报纸得知消息的时候，真是寝食难安，难过至极。因为我里头很清楚，主的福音在地上要行得通，实在需要有适当的政府作覆庇。若是中国的政局起了变迁，召会的开展必会大受打击。这是当时我所极为关切的。

一九四九年，由于时势紧迫，我被倪弟兄打发到台湾来。当时，台湾的情形非常落后，马路是石子路，满街都是木屐声。想起当年在中国，倪弟兄是全中国工作的领头人。到了一九四九年，在中国三十三个省分 and 主要城市，已经有好几百处地方召会。主在中国的工作可说是相当兴旺。忽然间，因着局势改变，我到了台湾。我的心情相当低落，天天躺在家里床上，看着天花板，听着窗外的木屐声。我问主说，‘我到这里来作什么？’里头很是灰心。有一天，主就给我感觉，要我沿着纵贯铁路，一站一站去看望从大陆来台湾的圣徒。这样走过之后，我里头非常清楚，在台湾这里有可作的。之后，我就从主接受负担，于一九四九年八月一日正式开工。我们知道，在主来之前，国际间一直会有纷争；然而无可否认的，任何国家或民族都无法闭门造车，必须彼此有交流。借着各种交流，对福音的传扬和新人的产生，都有莫大的裨益。这是主要一面。另一面我们看见，主先在中国大陆把福音的苗园作成功。一九四九年后，主首先将这苗园移到台湾，再从台湾扩展到各大洲。一九五一年第一期话语职事正刊里，有一篇名为‘关于我们的来台’的谈话，说到主把我们带到台湾，有祂的美意。台湾这地方通着南洋，也连着东洋，我们若是以此为中心，有一天主会把见证传到南洋，也带到东洋。当时我们一点也没有想到西洋，但感谢赞美主，今天不仅是南洋通了，东洋连了，更希奇的是西洋也接上了。

今天，我们看见从各大洲来的圣徒，一点不觉得陌生或格格不入。因为我们不仅是同骨肉，还是同生命。这是何等令人兴奋的事，我们就是一个新人。一面，我们都该在我们所在的国家，作良善、奉公守法、尽忠尽职的国民；另一面，我们在灵里，却是同骨同肉，同有一个生命，并且我们就是一个新人。

这几年，我到过许多地方。我能见证，不管是去澳洲、纽西兰、南美洲，或是日本、韩国，我一点都不觉得陌生。因为我无论到那里，都有我的亲人，就是和我同骨同肉同命的人。我们的眼光不该再那样狭窄、微小，以为自己得救了，能爱主、看望圣徒、服事主，使召会兴旺、发达就好了。这是不够的。我们的眼光必须被主拔高并扩大，有一个宇宙性全地的眼光；这样，我们就会了解主今日在地上所要作的。无论是在世界政治或国际局面上，都有主特别的预备；我们若有从主而来的眼光，就会看见这一切乃是为着产生一个新人。今天，国际间各种的交流，几乎使各民族都可以相通并相熟。另一面，主在祂的恢复中，在真理上的带领也到了一个境地，使我们看见主在地上所要得着的，乃是一个新人。我们不能再作一个眼光狭窄的信徒。反之，我们必须看见自己乃是那宇宙新人的一部分。

鼓励跟上时代

我头一次到花莲，大约是在一九五一或一九五二年的夏天。当时，我是绕远路来的，从高雄到台东，再到花莲。我没有走较为危险的苏花公路，为着主在我身上的托付，我必须自重。那一次，原本只想和少数弟兄们有点接触。没想到，弟兄们召聚了好些圣徒来，非要听我讲道不可。经过那一次，花莲就有了召会。之后，我大概又到花莲一两次。一次是在一九五七年四月间，那时我带了一群从英国、美国、丹麦来的海外圣徒，还有好些从台北来的圣徒。那一次，同样也从高雄去花莲，不过不是坐火车，也不是坐汽车，乃是冒险坐飞机。感谢主，一路有主的保守。在花莲开了特会之后，又带随同的圣徒们回台北去。

跟上时代，不停滞

那次访问之后，至今又过了二十年。这一次，我一下飞机，实在惊讶花莲机场面目全新，里外几乎全是大理石装潢。不仅如此，花莲的街道和各种建设都有进步，令人刮目相看。反之，看看花莲召会的光景，并没有跟上时代。十多年前就是一百多人聚会，十多年后的今天，还没有超过二百人。在本篇信息的开头，我们看见历代以来，神使用政治局势，为福音的扩展铺路，这些都是为召会效力。因此，召会不该停滞，乃该善用局势，跟上时代。

抓住机会买地

为此，我鼓励花莲的圣徒，为着主在这地见证的扩展，必须作两件事。第一，要买一千坪的地。不要满意于买了二百几十坪的地，将来你们会后悔买得太少。请相信我的话，现在你们必须买一千坪的地。今年买，三年之后可能价钱涨两倍，早买就早省钱。弟兄们在花莲为主作见证，必须跟上时代。将来，花莲会成为台湾东部的大城市。我们必须跟上时代，有机会就买一块大的地，为主见证的开拓作准备。

积极得人

第二，要积极得人，盼望年底前能有一百位青年人在花莲召会聚会。按比例相较之下，花莲召会的青年人比台北召会少得多。所以，青年人都必须迫切向主祷告：‘主啊，到年底还有二个月，这二个月内，我非要带二个人到召会不可。’特别是二十六岁以下的青年人，要答应主的呼召，二个月内带二个人来。不要怕带了假信徒来。许多时候，人是先作假基督徒，作到后来就变成真的了。我长在基督徒家庭里，在十九岁以前，可以说都是在作假基督徒，后来却变成真的了。所以不必怕，有些人是先假后真。到明年一月一日以前，你们都可以带两个人来。你们都要学习向主交账。目前与会的青年人有三一多位，若是人人都带二位进到召会生活里，至明年一月，就有一百位青年人聚会了。

青年人被主兴起来背负召会的责任其余的兄弟姐妹也要受鼓励，年轻人跑起来了，你们也要跟着跑。我附带的说，必须有新兴起的中年、青年人背负召会的责任。年长弟兄们，请原谅我说直话，我们年岁老了，都得识时务让位。天下的父亲都是这样，尽管自己的儿子将近五十岁，自己都已经作祖父了，老父亲还是看儿子是孩子，不会作事，天天事必躬亲。实在说，年长的人应该让位，让年轻人来作。刚开始，他们也许不会作，或是作得没有年长弟兄们好。然而他们不会作，就更需要让他们作，越作就会越熟练。

盼望不久的将来，花莲召会有二十五至三十五岁的青年人被主兴起来作长老。一旦有二十五至三十五岁的青年人作长老，相信聚会人数就要达到五百人。那时，就需要有一千坪大的会所。简单的说，我们要作智慧人，通达时务，也就是通达时代。我们确实知道，今天乃是一个新人的时代。我们是新人，总得跟上这个新人的时代。盼望召会从今天起，完全是新的。这个新，必须由年轻的一代开始。每一个家都要新，都是由后起之辈来新。所以，每个青年人都要勇敢，要祷告，要喝活水，要有新的开始；这样，主在花莲才有路，得着一个强而明亮的见证。

第二章 看见新人的历程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圣经只有一本，但由于基督徒对圣经的认识各有不同，于是产生了各种不同的基督徒。我要以自身的例证来说明，主是如何带领我一层一层的经历，直至看见召会是一个新人。

第一层-未得救的基督教教友

我是一个道地的中国人，自幼长在基督教里。由于我母亲的外祖父是热忱的南浸信会教友，所以我的母亲就被送到南浸信会所办的学校读书。当时正值满清时代，中国只有私塾，还没有小学、中学、大学的现代学制。而差会所办的学校，也还不是现代学制，不过比中国私塾多教一样，就是圣经。因此，母亲就这样加入了基督教，但是她并没有得救。虽然她没得救，却受了基督教的薰陶，是很虔诚的教徒。那时，中国人把来中国传道的西教士，称作洋鬼子，而相信基督教的人，就被称作二鬼子。所以一九〇〇年义和团暴动时，他们不只杀洋鬼子，也杀二鬼子。当义和团闹到我的家乡山东时，母亲还曾把家中关于圣经的书统统藏起来，并且跑到山里避难。因着母亲的缘故，我们这些孩子们自幼就被带到南浸信会聚会。我在南浸信会读小学，作礼拜，上主日学，听他们讲道理，所以基督教那一套我都知道。一到主日早晨，无论如何，母亲定规叫我们穿着干净的衣服或新衣去作礼拜。作礼拜回家之后，母亲必给我们吃丰盛的面食，因为主日是作礼拜、吃好饭、什么事都不作的日子。可以说，我们家是道地的基督教家庭。

我在基督教里有十九年之久，因着受母亲的影响，我没有接触别的宗教，也从没去拜偶像。那时我们全家都是基督教里的教友，但都没有真实的得救。虽然如此，若有人批评基督教，反对基督教，我们都会起来辩护。记得有一次，我和老师、同学一起出游，到了山上一间庙宇。我在那里，当着老师、同学、和尚的面，指着偶像说，这些都是假神，不过和我脚底的泥巴一样，只是用金涂一涂，摆在那里。真神是看不见的，是无形无像、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只有那位创造天地的主才是真的。当时，我根本没有得救，只是一个基督教徒，从来不祷告，也没有认罪。但无论如何，我真爱基督教，并且还能把真神和假神讲得头头是道。

第二层-真实得救并热爱圣经知识

一天，我的二姐因故受了打击，而向主得救了。她得救之后，就到南京一个中国最好的女子神学院读神学，立志一生事奉主。之后，她开始为母亲与我的得救祷告。因着她的祷告，神的救恩临到了我。在一个主日早晨作礼拜的时候，我听到一个报告说，一位青年女子布道家，才二十五岁，从上海到北方来传福音。我听了很好奇，因为先前多半都是听年长的牧师或女传道讲道，从未见过青年女子布道家。所以，无论如何，我都要去看看。那一天的听众最少有一千位以上，那位青年女子布道家所讲的道，实在有权能，我从没有听过一篇道是那样的有权能。虽然圣经故事我知道一点，但那样的道我从来没有听过。她没有讲罪，她讲到撒但乃是今世代的法老，把人都圈在他的权势之下，而神差遣基督，就像摩西一样，要把撒但手下所圈住的人释放出来。我一听就被她的话抓住了。我醒悟过来，不愿再作被圈在法老手下的人，我不愿意被世界霸占。回家的路上，我抬头望天，说，‘神啊！你救救我，我不要被撒但圈住，我愿意一生归向你。我年幼时喜欢玩乐，及至年事稍长，领悟我的前途、人生的幸福，乃在于我的学位，所以就立志不再玩乐，要好好读书，下功夫研究中文，以及攻读英文专科。正当我立志要好好读书的时候，我听见了这个福音：‘不要被撒但圈在世界上，’我就真实得救了，我的人生也因此有了确实的转变。

我得救之后，最喜欢的就是祷告和读圣经。到了暑期，我花了两个月的工夫，把全本圣经速读了一遍，知道圣经从头到尾的内容。读过之后，我就立定志向，要明白圣经里的每一章、每一节、每一句、每一字。然而，不细读则已，一细读，我才发觉字字不懂。我就去请教牧师，他的答案却不能叫我满意。于是我尽所能的省下每一分钱，搜购各种属灵书报。那时，我读到一分基督教刊物，叫作‘晨星报’。该报里有一位作者署名倪柝声，他写的每一篇文章，都让我读得津津有味。我非常佩服他。一次，在晨星报里登载了一则启事，说到倪柝声本人要出版一分刊物，名为‘基督徒报’，于是我马上订购。

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间，倪弟兄出版了二十四期的基督徒报。可以说，中国南北所有爱主、追求主的青年基督徒，没有一个不读基督徒报。那分期刊的发行量成长至每月一万分。基督徒报的内容，首要的就是默想启示录头三章。倪弟兄透彻地说到二、三章亚西亚的七个召会，把当时基督教的光景暴露无遗。因此，我认为他很老练，就写信请教他，有什么书能帮助我明白圣经。这是我头一次和他通信。倪弟兄回信说，照他的经验，最能帮助我明白圣经的，就是英国弟兄会的大教师达秘(John Nelson Darby)所写的‘圣经略解’(The Synopsis of the Books of the Bible)。然而，这本书的英文语法很艰深，非读四、五遍不能懂。

在这期间，我听说城里有一个弟兄会的聚会，那里的人最会讲解圣经，于是我就去加入他们。我一去就受吸引。弟兄会以圣经知识闻名；他们专门讲圣经，也很会讲圣经。他们研究旧约的预表、预言，特别是但以理二章的大人像，七章的四个兽，九章的七十个七，以及新约里关乎基督的再来、灾前被提、灾后被提等。我实在宝爱这些圣经知识。那时正值我青年的黄金时代，头脑清楚。我一周最少去听五次道，回家就作笔记。我在他们当中，听他们讲解圣经有七年半之久，我实在觉得满意。那时，我常常批评其他的公会不认识圣经，不知道旧约和新约有什么分别，创世记和出埃及记有什么讲究。我在弟兄会受了教导，确实知道创世记与出埃及记的分别；也明白什么是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和赎愆祭，什么是以色列人的节期。可以说，圣经里的预表和预言，我几乎都背得滚瓜烂熟。然而，在一九三一年八月某日，我走在路上，主在我里头有一个很深的定罪，说，‘你这几年虽然得着了很多的圣经知识，却没有结一个果子，没有带一个人归主，你这个人死的。’我里头非常懊丧。我每天的生活，除了准时上班作事，就是下班读经、聚会、听道、作笔记。虽然我有很好的收入，但我一点也不爱世界以及世上的享受。然而这时，主在我里头定罪我是死的，不是活的。所以，隔天一大清早，我就跑到我家附近的一个小山上，放声大喊、大哭，说，‘主啊，怜悯我。我实在觉得死，觉得枯。’从一九三一年八月至隔年三月，有半年多的时间，我就这样天天上山，一个人在主面前大声呼喊、祷告、唱诗并流泪。所以，我常常里面被圣灵充满着下山。我全人活过来；这是我和主交通最甜美的一段时间。可以说，地上一切的事，在我心中没有丝毫的地位，我完全被主得着了。

第三层-对生命、基督、召会和灵有清楚的认识

一九三二年夏天，我所离开的公会接受了我的建议，邀请倪弟兄到我的家乡来讲道。之前，我与倪弟兄只是信札上的往来，这次我与他有了面对面的接触。同时，主在环境上也立时动了工。在倪弟兄离去之后，短短几天的时间，我和另一位弟兄开始聚会，就在我的家乡烟台兴起了一个召会。在这里兴起召会，我并没有任何的挣扎和努力，乃是主不断地把人加给我们。我们是在一个周二开始聚会，到了下一周的主日，我们就有十一个弟兄从八个公会出来一同擘饼。刚开始，因为我家里地方小，所以只能有弟兄来聚会，不方便姐妹参加。之后，找到大的房子，才接纳姐妹来聚会。到了第二年，人数就到了七、八十位；不久就超过一百位了。

因着与倪弟兄的来往，我在属灵上有了一个大的转机，就是从圣经的知识转到生命、基督、召会和灵。一九三三年八月间，主在我里面催促，要我放下职业，全时间事奉祂，但我实在没有信心。然而，主在我里头催促，非出来不可，至终我辞去了职业。之后，我去上海见倪弟兄，并和他同住一段时间。因此，我从他得着更多的帮助。他把我完全全地带到生命里，带到对基督主观的认识里，带到召会里，也带到灵里。我住在上海的那几个月，倪弟兄除了在大聚会讲道之外，有时候会和我们几位住在那里，要得他帮助的人有交通。一次，他从圣经中的第一个人首先的亚当讲起，讲到第二个人末后的亚当；（林前十五 45，47；）再讲一粒麦子，变成许多子粒；（约十二 24；）又讲神的独生子如何成为神的长子，而我们成为祂的众弟兄。（罗八 29。）那是一篇很长的交通。我听完之后，就回到房间，将所听见的从头至尾都记录下来。那是我对生命、基督、召会和灵的认识，一个确定的转机。从那天起，我才真看见神如何在基督里来作人的生命；神如何借着祂儿子使我们成为祂的众子；神如何叫祂的独生子成为长子，叫我们成为祂的众弟兄；基督是一粒麦子，却变成许多子粒，而这许多子粒乃是为着产生基督的身体，也就是召会。那天的谈话实在透亮，我真实的从倪弟兄得着帮助，清楚的看见异象。

这个转机，也使我认识若要让神在基督里，把祂自己作到我们里面，就必须看见这一位基督乃是神的具体化身，’因为神格一切的丰满，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面。’（西二 9。）因此，主又进一步给我看见，我们必须吃祂，喝祂。这不是道理、知识。主的确使我看见了异象。我从未听过别人或看见一本书这么说。我从圣经中看见，生命树的果子是为着吃的；（创二 9；）逾越节的羊羔是为着吃的；逾越节的无酵饼也是为着吃的。（出十二 | 十三 1~6。）后来主耶稣来了，说祂是生命的粮，吃祂的人，要因祂活着。（约六 48，57。）我从圣经清楚看见，要让神在基督里把祂自己作到我们里面，就必须把主吃到我们里面。

第四层-认识那灵产生信徒、召会、身体和新人

之后，主又使我看见祂乃是三一神。祂是神成了肉体，（约一 14，）经过死而复活，把祂所穿上的人性带到复活里，提高了人性，并且成了赐生命的灵。（林前十五 45。）从那时起，这个亮光越过越清楚。这个亮光不是我从别人的教导或书报所得的帮助，乃是一个清清楚楚的异象。这个异象就是三一神成了赐生命的灵；三而一的神，穿上了人性，经过了人生，进入十字架的死，再从死里复活，成了赐生命的灵，这灵乃是包罗万有的灵，神性、人性都调在其中。乃是这个灵产生了信徒，产生了召会，产生了基督的身体。（十二 13。）渐渐地，我也看见乃是这个灵产生了新人。（弗二 15~18。）

从我自身的经历，可以看见什么叫作一个不得救的基督教教友。今天这种人很多。不要以为这些人不爱基督教，他们真爱基督教，但他们只是在宗教里作教友。之后，主怜悯我，我升了一级，清楚得救了，并且还喜爱读圣经，甚至读破了好几本。然而，当我碰到倪弟兄，又升了一级，转到更高的一层，就是生命、基督、召会和灵。因着转到这四件事上，我再升了一级，看见了三一神成了肉体，经过人生，死而复活，成了包罗万有赐生命的灵。这灵产生真信徒，产生召会，产生基督的身体，并产生新人。这是最局的一层。在这灵里有信徒、召会、基督的身体和新人。在这灵里，信徒集合起来就是召会。召会活在这灵里，就是基督的身体；身体凭基督作人位，就是新人。我把自己的见证摆在你们面前，盼望你们也想一想自己是在那一层？盼望我们都能达到最高的一层，看见一个新人的异象，使主能借着我们，完成祂今日在地上所要作的事。

第三章 达到新人的喜乐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本篇信息我们要来看，一个人从得救，进入召会生活，往前到经历基督的身体，最后达到新人的显出，可说循序渐进经历了四层的喜乐：第一层是得救的喜乐，第二层是召会的喜乐，第三层是身体的喜乐，至终达到第四层，就是新人的喜乐。

第一层-得救的喜乐

人的干渴说出人需要得着解渴的源头；人寻求满足，证明宇宙间必定有个事物能真正解人的干渴，使人得满足。人有敬拜神的需要，因为神才是人真正的满足。宇宙间除了独一无二、创造万有的主之外，没有其他的神。因着人不认识真神，以别的代替真神，就建立了膜拜神的宗教。一般而言，人类有五大宗教，包括儒、释、道、耶、回，也就是儒家、佛教、道教、基督教和回教。儒家讲孔圣的伦常之学，并不讲神。佛教里也没有神，只重在转生、轮回。道教是讲人生像风、气一样，所以也不讲神，充其量不过是一种精神的思想。因此，儒、释、道虽被称为宗教，但严格来说都没有谈到神，没有和神发生关系。

至于耶教和回教乃是出于一个源头。耶教包括天主教、基督教和犹太教。在耶教里有讲到神的经典，就是新旧约圣经。犹太教只重旧约，天主教和更正基督教则是新旧约并重。回教的开山始祖穆罕默德抄袭新旧约，重新编出可兰经。所以无论是犹太教、天主教、基督教、或是回教，所讲的都是神一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有一天，这位宇宙的主宰降世为人，名叫耶稣。表面看来，耶稣的确是人；但实际上，祂就是无所不在的神。每当有人感觉自己是罪人，感觉人生好像有个不满足的深坑，而来到祂面前，敞开全人从深处呼求祂的名，说，‘主耶稣啊，我是个罪人，我需要你，求你救救我，我接受你作我的救主。’这样，在这人深处就会发生奇妙的事。祂这位无所不在的神，乃是那赐生命的灵，（林前十五45下，）就进入这人里面；这人深处的虚空即刻就满足了，他也就喜乐了。从人信主那一天起，人里面就有了得救的喜乐，这可以说是第一层的喜乐。

一九三八年，我在家乡的母校传福音。有一位兼教授的法官来听福音，实在很受感动，请我告诉他当怎样信耶稣。我说，‘这很简单，你只要回家去关起房门，认真跪在床前，把自己向神敞开，向主耶稣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你要告诉祂说，“主耶稣啊，我是个罪人。我知道你是真神作我的救主，也知道你为我死。主耶稣啊，我信你，求你救我。”’这位法官后来得救了，并且见证说，一天晚上，他关起房门认真向主祷告认罪。祷告完了，似乎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第二天早晨，他照旧出门去法院开庭。当他走在路上的时候，忽然觉得自己里面充满了喜乐。他抬头望天，觉得天比从前更蓝；本来他是最不喜欢狗的，但是那一天连看见狗也觉得可爱。他笑咪咪的走进法庭，同学问他为什么笑，是不是发财了，他更是笑得合不拢嘴。他说，‘我也不知怎么回事，心里就是喜乐。’直到下班回家还是喜乐。这样过了好几天，他才知道原来自己得救了。他前一晚向耶稣祷告，第二天就有了前所未有的喜乐。这是经历得救喜乐的见证。一九四〇年我在烟台传福音，那里好些姐妹的丈夫是在海关服务。有一天传过福音，一位海关官员听了福音非常受感动，问我怎么信耶稣。我告诉他回家关起门来祷告。他原来是个大烟枪，从进办公室一直到下班，整天烟抽个不停，任人劝他总是屡劝不听。但他自从那晚祷告后，隔天一整天没有抽香烟。起先同事以为他在玩花样，后来看他真是不要香烟了。他发觉自己完全改变，才知道自己是已经得救，得着主的生命了。我信许多人都能作同样的见证：耶稣是真神，耶稣是救主，耶稣是公义，耶稣是真正的满足。唯有耶稣能填满人深处虚空的深坑。我们每个信主的人都是这样经历第一层得救的喜乐。

第二层-召会的喜乐

第三层-身体的喜乐

当我们深处的需要满足了，就经历得救的喜乐。过了一段时间，我们会发现另有一个需要，就是渴望和基督这葡萄树上的枝子交通。（约十五 1，5。）你若是早晨摸着耶稣，碰着基督，晚上你一定会去聚会。这就是召会的故学。你得救了，喜乐了，但是你还进一步需要经历更深的、更高的喜乐，那个喜乐就是召会。如果你不去聚会，不和别的枝子交通，不久你就发现，得救时所得着的喜乐好像隐藏了、褪色了、消失了。等到你来到召会的聚会，和基督徒一同交通，原来的喜乐不只回来了，并且那个喜乐比得救时的喜乐还要高，还要满足。这就是往前经历第二层召会的喜乐。若我们只是参加聚会，并且和圣徒交通，再过一阵子，就会发现里头还有一个更深的要求，催促我们要更进一步认识召会，就是从召会往前到基督的身体。你看见召会不仅是蒙召者的会集，还看见召会是基督的身体。（弗一 23。）

如果召会只是集会组织，我们就是会员。合我意的人我就喜欢，不合我意的我就不喜欢。起先可以合作，过了一段时间不合意了，就彼此冷落，再去找另一个中意的。如果我们在召会中是这种情形，就不能得到更深、更丰满、更摸着主同在的喜乐。召会不光是蒙召者的会集，召会更是基督的身体。在基督的身体里，我们不是作会员，我们乃是身体上的肢体，彼此的关系是紧密不可分开的。有时候我不太喜欢我的这两只脚。当然，走路的时候需要这两只脚，可是当我坐着，因为某种原因，就不大喜欢这两只脚。整体来说，我的身体上有些肢体，叫我不大喜欢。可是我不能对脚说，‘脚啊，你一点不合我的口味，和我一点处不来，所以从今以后算了吧，你是你，我是我。’我和脚的关系无法切断，因为脚是身体上的肢体，不会因着我的不喜欢而与身体分开。

如果我们只看见召会是蒙召者的会集，却不认识召会也是基督的身体，那我们在召会里的喜乐不会太深，也不能延续得长久，并且召会的喜乐迟早会消失。我能作见证，当我看见召会不单是召会，召会还是一个身体，而我乃是身体中的一个肢体，就不管我喜不喜欢身体上其他的肢体，我都必须接受他们。我们若看见身体就不能单独，也不能因彼此不喜欢而分开。如此我们的喜乐就再往前到第三层，就是身体的喜乐。第四层-新人的喜乐即使我们看见自己是身体的肢体，假以时日又会觉得若有所缺。虽然起先我们有得救的喜乐，也从得救的喜乐进展到召会的喜乐，但再过几年，我们会不满意于召会的喜乐。等到我们看见基督的身体，召会的喜乐就被拔高到身体的喜乐。我信好多弟兄姐妹，今天都到了这个阶段。你得救进入召会，也看见并经历身体。如今在身体里过了一段时间，你深处会觉得还需要往前去。在身体里我们是肢体，并且我们以基督作生命；当我们再进一步以基督作人位，身体就成了新人。（弗二 15，四 24。）在新人里，人与人之间所有的不同，一切的分别都消失尽净，唯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西三 10~11。）今天主要给我们看见，召会不光是蒙召者的会集，也不仅是身体，召会更是新人。当我们看见新人，也成为新人，我们所得的喜乐，就从身体的喜乐往前，并拔高到第四层新人的喜乐。

历史上的四件大事为着新人的出现

整个人类的历史都在神主宰的权柄之下。表面看来，各个国家似乎是自主独立；其实圣经说到，一个国家的兴衰都在乎神，是诸天的神在作主宰。（但二 21，四 26。）世界历史家写历史有他们的眼光，但是我们根据神的启示看历史，也有我们的看法。二千多年前，根据人类的历史来看，无论是当时的交通工具和世界情势，姑且不说两国凑不在一起，就是国与国之间也鲜有交流，国与国更不可能联合交通。况且各国的语言不同，也没有进步的交通工具。假使今天我们所看见的新人在当时启示出来，新人的实际出现也无法达成。然而，从基督降生一直到今天，这两千年来在神的主宰下，人类历史中发生了四件大事，在在是为着产生一个新人。

第一件大事-罗马帝国的建立

主前二十七年，该撒亚古士督正式建立了罗马帝国，统治地中海一带。罗马帝国使希腊语成了地中海周围通行的语言。所以在主耶稣死而复活，完成了救恩之后，当圣灵差遣门徒出去传扬福音时，语言统一，政治也统一，不仅海上通航，陆地也修筑了大道。到了使徒保罗的时候，他无论去到哪一国、哪一城，到处都通晓-希腊语。因着罗马帝国统一了地中海周边，凡是罗马帝国的公民，无论去到那里，不需身分证，也无需护照，即可自由通行天下。这一切都有利于福音的广传；不到一个世纪，福音即传遍了地中海一带。

第二件大事-改教运动和发现新大陆

第二件大事就是改教运动和新大陆的发现。在两千年的召会历史中，路德马丁的宗教改革是件不得了的事。路德马丁的改教加上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把黑暗时期里，人被天主教堕落宗教所桎梏的思想释放出来，带进了人突思想的一大前进，继而带来科学的昌明和工业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相继兴起。至终，由于生产过剩，产生了帝国主义。

第三件大事-英国击败西班牙

自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西班牙成了全世界的领导强权。西班牙完全是天主教的势力，如果当时神仍旧容让西班牙执世界之牛耳，很可能全世界都要落到天主教堕落、黑暗的权势之下。然而，神兴起英国击败西班牙，全世界就落到英国的强权底下。这使英国得以差遣更正教的传教士，特别是到非洲和亚洲，将福音传遍各处。

第四件大事-美国的兴起

神用大英帝国维持世界的局面，使神的福音得以遍传世界各地。但是大英帝国向神不忠诚。两次世界大战，使得大英帝国大为衰落。可以说，两次世界大战都是由美国结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神兴起美国成为世界上的领导国家和第一强国。人突因着交通工具的发明进步，几乎达到不可再高的一个境地，带来国际间种种的交流，包括文化交流、军事交流、政治交流等。

一百年前，美国的传教士要搭六个月的船才能到中国，返程再花六个月，一来一往，刚刚好一年。今天我们从台湾到美国，顶多搭十几个小时的飞机。全世界的距离被近代发达的交通工具缩小了。二百年前，中国人叫欧美人洋鬼子，中国人在美国也不受欢迎，更遑论中国圣徒探望美国圣徒。但是今天完全改观了，英国人、美国人、德国人、法国人、中国人都彼此有交流。我们要看见，人类历史演进至今天的局面，乃是为着一个新人的出现。

今天我们在基督里，在召会里，在身体里，在新人里，我们真能说，东方西方没有了。原本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两方不能变成一方。但是今天我们要说，不仅东西两方变一方，乃是东西南北四方变一方。在神主宰的权柄下，世界的国际局面，借着科学、商业和种种的文化交流，把人类完全交流起来了。所以今天才可能在台湾岛上，有从各大洲来的基督徒同聚一堂，以不同的语言同说，‘阿利路亚，赞美主！’这一切都是为着产生新人。在两千年前，讲新人的出现，任凭谁作梦都梦不到。但是今天我们不只梦到新人，更看到新人。今天是新人的时代，我们不仅看见圣经中一个新人的启示，更能在地上有一个新人的实行。我们有基层救恩的喜乐，有第二层召会的喜乐，有第三层身体的喜乐，更有第四层新人的喜乐。阿利路亚！

第四章 跟上时代成全圣徒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主在祂的恢复里带领我们，在后示上一直有进步，在实行上也需要不断进步，好够得上主所给我们看见的启示。特别是同工们，更应在主面前寻求，如何跟上时代，为主作有果效的工作。

丢弃老基础，狠心求转变

地球是神所创造的，人无法改变，但是在地球上的交通工具、旅行方式，却可以改变，并且一直在进步。人类为了在地球上旅行，起先发明轮子，后来就发明了各样车子，从马车、脚踏车，到汽车。今天，不光有车子，还有飞机，甚至连飞机的制造也精益求精。照样，圣经只有一本，两千年来一点没有改变，但人对圣经的认识，却是逐渐进步的。我们不能改圣经，也不能改主的路，但是对于圣经的认识，对于主的路该怎么走，都需要进步。我们若是再照着二十几年前受训的方法来作工，我们就落伍了。这就如同同一所军事学校，二十几年前所教的，就今天来说，乃是落伍的。因为战略不同，战术也不同了，甚至连武器都不同了。那些老套的知识，只能作为基础，然后还需要在基础上继续钻研、往前。

老知识有其用处，也有其害处。比方，一个从来没有受过军事教育的青年人，进到军事学校受训，他的短处是没有任何军事知识的基础，但他的长处是可以不受背景知识的限制而快速学习。相反的，一个曾经受过军事教育的军人，他有军事知识的基础，这是他的长处。他若是守旧，长处就变成了短处。若是不守旧，利用老基础，转入新思维，就能比别人更往前。因着主的怜悯，这些年来我们众人在为主作工的事上都有转变，但转变得不够狠心。我们应该狠心到一个地步，不管有多少老基础，都一概丢掉。学实上，一旦基础进到我们里面，我们就是尽力丢，也不容易丢尽。我们若一直保留并依恃那些原有的，就会变成我们往前的羁绊。

在我的观察里，同工们大体上是转了，但是不够彻底，老旧的观念还有所保留。时代转移的时候，谁转得快，谁就占上风；谁转得慢，谁就落伍。我母亲年轻时，曾受过新式学校教育，有一点新时代的知识。因此，在我年幼时，她非得送我去学英文不可。我的家乡在当时并不是个时髦的城市。那时候，人去读英文，往往会被嘲讽为‘撇洋腔’。不过，后来事实证明，谁英文学得好，谁就占上风。时代就是时代，时代转变的时候，转得越快、越彻底的人，越占上风。

认清局面，认识时势，随时代转移

今天的局面清楚表明主转移了时代。有些青年一代的才干，实在是超越了我们。听他们在聚会里为主说话，我实在觉得他们那一分是我们老一辈所没有的。根据马太二十五章，恩赐的产生与天赋有很大的关系。十五节说，主人按照奴仆各人的才干，分别给了五他连得、二他连得、和一他连得银子。银子象征属灵的恩赐，而才干表征天然的才能。天然的才能不同，主所赐的恩赐也就不同。举例来说，我若是一个哑巴，主一定不会把说话的恩赐给我，因为我没有那个才干。青年的一代虽然不一定个个都超过我们，但其中总有一些是超越我们的。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只有状元徒弟，没有状元师傅。’这意思是，作师傅的，不要因为自己不是状元，就以为不能教出状元徒弟。状元徒弟往往都是非状元师傅教出来的。作师傅的，也不要因为自己教出了状元徒弟，就以为自己比状元高。虽然作师傅的有学问和常识，但徒弟有天赋；师傅把学问和常识传给徒弟，等到徒弟来运用的时候，天赋就显出来了。

今天，时代转移，主的行动往前了，召会转了，青年人也兴起，同工们该如何呢？同工们要认清局面，也要认识时势，就是时代的趋势。换句话说，要知己知彼。二十多年前，台岛众召会还是在启蒙时代。那时候，各地召会都需要受过训的同工们前去帮助。同工们无论到那里，都能帮助那里的召会。同工们在各地作工，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到了一地就种在那里。不光在台岛的情形是这样，连南洋各地也突同。然而，今天时代转变了，同工们需要重新考虑自己的处境和用途。恐怕有的同工还抱持着一种观念，以为自己是全时间多年的同工，富有经验，所以每到一个地方，那里的召会就要听你的，并接受你的带领。这样的观念和存心，在二十多年前没有问题，但在今天就行不通，并且会带来冲突。

今天新兴起的人，好些方面都比我们进步。同工们若是不能跟上时代，再下去就要产生冲突。比方，今天的青年人已经在学开飞机，你还教他乘牛、骑马，就不适合了。你以为自己是谁也不能否认的老资格，但是今天已经不是乘牛、骑马的时期，而是喷射机的时期。同工们再去讲旧的道，是没有用的。在主的恢复里，虽然不是个个都精明，但在后起之辈中，总有一些精明的，跟上时代的。他要学开飞机，你不能再教他乘牛、骑马。当时代转移的时候，我们非跟上不可。同工们必须非常清楚，我们若还是讲从前所学的道，那是够不上时代了。我们只能把从前所学的当作基础。重要的是，我们都必须跟上主当今最新的路，以成全青年人。

成全青年人，为主产生后代

在今天这个时代，同工们绝不要自己带领召会，也不要在地地方上代替负责弟兄。我们若晓得主今天的作为，就该尽力把一切都转让给青年人。就好比说，我们要扶助青年人作一校的校长或教师。他们不够沉稳，我们就扶助；他们有不懂的，我们就成全。结果他们会作得比我们更好。他们作校长，学校就有前途；我们作校长，学校恐怕要关门。我们有办学经验，但办学经验若把持在我们手里，学校就要关门；若转交到青年人手里，学校就大有前途。学生们给青年人教，个个都喜欢；给我们老年人教，个个都垂头丧气。然而，青年人必须学习老年人的经验。我们必须成全青年人，把我们所有的都交给他们，让他们来作。同工们在各地作工是否有果效，也与此有关。同工们为主作工多年，应当好好考虑自己所作的，到底有没有果效。凡是不合于时代的，都是没有果效的。为此就需要转；转，就叫我们的工作有果效。

同工们在各地作工，不能只是守住一些旧原则，诸如配搭的原则等。这些原则并没有错，但光守住这些还不够，还有很多情形需要调整和翻转。比方，某处召会的长老年已八十，那就有成全出青年人的迫切需要。同工们在那里看见这个光景，就该推荐几位年轻的，花两三个月带领他们，使他们有所进步，然后继续成全他们，也许再过几个月，他们就能成为长老了。同工们这样作，才算是会作工，也才是以弗所四章十二节所说的‘要成全圣徒’。因此，同工们不要一直把事情抓在自己手上。以接待访客的事为例，同工们不该包办，乃该尽量把接待的事交给当地圣徒办理。同工们应该一直站在成全人的地位上，成全人，不代替人；扶助人，不顶替人。

比方，这次在台北举办国际性的特会，是一个相当大的举动。令人欣喜的是，同工们将实行的责任都交在青年人身上，只在背后扶助、指导他们。同工们这么作，第一，能作出事情；第二，启发出青年人的功用。一个国家若能作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这个国家定规强盛。召会也是这样，我们该让青年人发挥他们的干才和功用。假使今天台北召会所有的学务，都由几位年长同工来作，那么台北召会青年人的功用就不能启发出来，甚至会被废掉。一个地方若是没有那么多青年人，就连十七、八岁的也可以用上去。也许有人会觉得十七、八岁太年轻了。学实上，年轻不年轻，是根据时势。比方，一个家庭，祖父和父亲相继过世，而长子只有十七岁。虽然他只有十七岁，也必须出来顶事情。你若觉得他太年轻而替他包办一切，你这么帮他，乃是取代他。我们在召会中若不会成全青年人，就是不会作工。一个地方只要有人是可以受成全的，我们就该扶助他，让他作。我们多扶持几次，人就起来了。同工们在各处召会成全青年人作事情，可以先告诉他们该注意的事项。等他们作过之后，再针对缺失给与提示。这样作过几次，他们才能被成全。若要青年人凡事报告，等同工们决断、吩咐、带领，这样根本作不出事来。如果又迈到行事慎重的同工，凡事考虑再三，还耽误了时间。然而，事情的争取就在时间。很可能晚一分钟，打败仗；早一分钟，打胜仗。这也如同炒菜，有时晚一分钟起锅都不行。因此，同工们不能一个人管治全部的事，乃该成全众人都起来主动行事，这样才能为主生出后代来。

学作人、学作事、学作工

同工们要知道，不是属灵的生命高，生命的认识深，工作就一定有果效。工作要有果效，是需要生命高，也需要生命的认识深，但除此之外，还需要有许多学习。一九五三年，我在台北办训练时，曾说，‘你不会作人，一定不会作事；你不会作事，一定不会作工。’所以，我们还必须学习怎么作人和作事。如果我们不会作人，也不会作学，就作不出什么工。只要大家肯学、肯改，我们在主面前还是大有用处。

估量自己所能作，考量对象施成全

基本上，同工们要看见时代已经转移了。若是我们不转，就有基本的难处。若是我们转了，基本的难处就没有了，只不过在实行上还要考量，我们能成全多少，我们服事的对象需不需要我们的成全。今天已经进到成全人的时代。我们不能再作顶替的工作，只能作成全的工作。我们的难处，就是不会成全人。同工们在主的工作上忠诚，为人也殷动，这是不够的。人在我们手中，经过我们，若是没有受到成全，我们就是不会作工。我们若没有成全人，即使花了许多的时间和人力，工作仍不会有果效。在这个时代，会成全人才是会作工。因此我们在一地是否有用处，就看我们所服事的对象需不需要我们的成全。若是不需要我们的成全，我们就不必在那里作工，而该转往别处去。这就好比你能教国中，而当地的人都已经读高中了，你在那里就没什么用处，应该转到别的地方去。你这个教国中的好手，到了一个地方，那里的人都是小学程度，你在那里教，必定教得很成功。这就是会作工。另一种情形是，对于自己的才能，和服事之对象的程度，并不了解，只不过因为被安排在一个地方，就留在那里。用比方说，你只能教国中，却被安排天天和高中生在一起；你在那里花时间，结果是误人也误己。这就是不会作工。会作工，乃是知己知彼，清楚时势。

因此，同工们要估量自己能作的事，以及能帮助的对象，才能成全出人来。现在同工们在各地还是老手作老事，我们应该翻转这种局面，让更多人被我们成全出来。我们把人成全出来，不是说我们就不用作了。相反的，我们需要作得更多，并且能作的也更多。我们把责任摊出去，同时也教导人，成全人，装备人，结果尽功用的人就从我们一个，变成五个、十个。在美国，有一个牧师既有学问，又有口才，也有干才。他在一个团体里带领和监督，有二、三十年之久，那个团体的人数就从四、五十人增加到三、四千人。因此，他被公认是成功的牧师。然而，主今天带我们走的，不是这条凭个人恩赐吸引人的路，乃是成全人的路。我受主带领到美国不过十多年，今天，在美国兴起了三十几处地方召会，圣徒人数有六千多。若凭我自己一个人，无论怎么能干，也无法照顾三十几个地方。我们乃是成全出许多人来，在各地尽功用。六千人并非都有同样的功用，因为各人的天赋不同；但我们成学成全、学开展全他们，他们就显出功用。这就好像各种植物，只要让它们生长，就会显出它们的样子；是桃，是李，是杏，长一长，就显出来了。

同工们在主面前考量今后该如何往前，首先要审断自己的才能，同时也考量服事对象的程度。若是没有一个地方需要你，你还可以去开荒。就着主工作的积极性来说，需要开展，不需要锦上添花。这就好比在筵席上众人都吃饱了，连甜点都吃了，这时候再端上一道清蒸鱼，大家也吃不下了。清蒸鱼本身很好，但那时候摆出来乃是多余的，宁可摆到有需要的地方去。同样的，一个地方召会若是没有需要，同工们留在那里就是赘的，应当转到有需要的地方。若是每一个地方都不需要，那就去开荒。今天，仍有许多地方需要人去开荒。同工们都得为着主的恢复，学成全，也学开展。同工们在一个地方，若是能在两三个月内设立长老，并把他们成全出来，这就是主的开展。因为青年人一起来，就会有所作为。从这个成全，就有开展。

总之，同工们今后该如何作工，乃是根据以下几点：第一，要看见顶替、代替的时代过去了，现在完全是成全的时代。第二，要看你能成全多少人，你服事的对象需不需要你成全。一个地方若没有需要，你不必留在那里，应当转到需要受你成全的地方去。第三，即便各地十分蒙恩，不需要你的成全，主的工作并没有停，开荒也没有停，还需要有人到新的地方开荒。这就是开展。所以从现在起，同工们千万要把代替、顶替的观念和作法完全埋掉。这一个大前提要先解决，然后再看你能成全多少，以及你服事的对象需不需要你的成全。若是你不能成全，或者你的对象已经进步到一个境地，超越你的才能，你就到别处去。若是各处都没有需要，就去开荒，从头作起。

今天是一个新人的时代，我们不可再作局限于一地的工作。这已经完全不合乎时代了。我们今天作主的工，必须作出活的果效，既不是一地的，也不是一会的。今天，全世界在神的主宰之下，都讲求调和。我们自己单独作工是不可能的。我们今天并不是为自己作工，乃是为主的恢复。盼望我们都能为着主的恢复，而有所贡献。同工们需要将这些点带到主面前好好考虑。同工们在各地作工，对于所有新进的人，从他们来的头一天，就要开始注意他们。慢慢地，你就知道那些是人才，该怎么培植、成全。你照着他们生命长大的程度，带领他们，给他们责任。你这样作三、五年，可能他们个个起来了，能作你所作的。这时，他们都被成全出来，你就能去作其他方面的学。要不然，你作了十年、二十年，还是作同样事情，一切还是受你支配，一切都要向你报告。千万不要像前面所说那个能干的牧师，作了几十年，只建立起一个很强大的团体。倒不如那几千人分散在三十几个地方，产生出三十几处地方召会，这样才能人人尽功用，遍地皆兵。这是基本的原则，一定要让青年人起来。

问答

问：这一代的同工们被兴起的时候，台湾已有四十处地方召会。这些同工们是在召会中被培养出来的，或是在前面同工的带领下教导出来的，因此都没有开荒的经历。他们虽然有开荒的心愿，却不会作，不知道该怎么开荒。

答：我们可能不知道该怎么作，但我们可以‘学着作’。借着作，我们就学会怎么作。以骑脚踏车为例，就算没有人教，你只要有一辆脚踏车，骑了几天，未了一定会骑。只不过没有人教，你可能会多跌几跤。不过，也许跌了三天，你就会骑了。关于开荒，没有一定的作法。我对你们说的作法，我自己作，可能作得成；你们去作，却可能作不成。再者，我自己去作的时候，临场我不一定这样作，因为临场局面可能有所不同。重点是要接受负担，若是各地都不需要你成全，你就在主面前有一个雄心，愿意去开荒，花三、五年作出几十个人来。虽然你去的地点是一个小地方，但是仍有邻近的召会；你只要保持交通，自然会得着邻近召会的供应。况且，你不光联于邻近的召会，全台众召会也会为你那里祷告，可能也会有供应。不需要等到开工作会议，决定同工们从何处拔出来，然后看看地图，什么地方有需要，要安排谁去。这个作法太人意了。盼望同工们能活在主面前，主动的祷告、观察，从主接受负担。当然，这不是说，同工一点不管别人，自己一个人出去拚了；那又是太单独了。正确的情形是，一有同工前去开荒，邻近召会马上跟上去，为他们祷告，也有实际的供应；然后台岛各地的同工们也跟上去，在祷告中纪念。若凡事都要靠工作安排，定规谁去那里，然后要各地召会奉献财物，交给工作支配、运用，这不是不好，也不是不可，但那是太呆板、太不生机了。

第五章 在圣灵的水流中学习为主用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上一篇信息说到在一个新人的时代，同工们该怎么往前。然而，对于同工们该到什么地方，我们实在不愿意有太多安排。同工们都需要回到主面前，在里面碰着主，从主那里知道今后该在那一面有负担，该到那里去。这意思不是说，一点不可以有安排。只不过安排太多，不一定是出于主，况且从前的安排也已经够多了。这也不是说，同工们可以自己单独行动；单独行动，是作不出什么事的。

影响工作果效的几件事

本篇信息我们要来看影响我们工作果效的几件事。说到工作的果效，有一种说法说，果效不是今天能计算的，乃要等到主来，主说了才算。这种说法是唱高调，说起来或许很好听，其实是不切实际。我们为主做工，还得注重工作的果效，因为主自己说，‘或说树好，果子就好；或说树坏，果子也坏；树总是凭果子认出来的。’（太十二 33。）要认识树，就要看果子，但我们的问题往往不是果子的好坏，而是根本没有果子，所以我们不能不注意果效。按照我的观察，有四件事会在消极一面影响我们工作的果效，我们要注意提防。

个性的难处

第一，是个性。个性的难处，最叫我们受限制，甚至使我们的工作没有任何果效。个性是我们一个顽强的仇敌。每个人的个性都不同，有的好一点，有的坏一点。比方，有些人个性敏感，这是一种坏的个性。敏感的人事情还没作，就先顾到自己的感觉。认真说，要作事情，是不能有感觉的。比方，你要站起来为主说话，若是你东感觉西感觉，到末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尤其是传福音，非要没有感觉不可；也就是说，我们该什么感觉都不顾，只管传福音。这样话语才会强，灵也才出得去，而产生果效。敏感的人还未说话之先，看看这个看看那个，感觉一来，他的敏感就把他杀死了。敏感的弟兄们该学习不顾感觉，不顾羞耻，不顾人对我说好说坏，只管负担，这样才能压下敏感的个性。

另有一种人的个性，是喜欢指责别人的错。然而，指责人的错是有讲究的。首先，你要能供应人生命，之后你才有地位说人的错。若你不能供应人生命，而去说人的错，那只有祸害，一无成全。一个母亲之所以能够责备她的孩子，因为孩子是她生的、养的、教的；不要说责备孩子，就是用棍子打，孩子也打不走。相反的，你没有生，没有养，也没有教，就要挑人的错，人怎么会接受？同样的，同工们到一个地方召会，看见凳子摆反了，甚至是四脚朝天，都不该去管，我们所能管的就是供应生命。只有供应人生命，才能把人折服。等人被折服以后，你再指责他的错，他就是不完全同意，也不会反，并且最后还是接受。

所以，要指责人的错，乃要根据生命供应的程度。你供应生命一寸，指责人一分，那是毫无问题；你供应生命一寸，却指责人一尺，那是找麻烦。如果你什么都没有供应，就不可能有什么成全。如果你一味指责人，大家都要离散了。这种个性的人，容易碰伤人。要成全人，第一就是要供应人生命。不能供应人生命，就不能谈成全人；不能供应人生命，就毫无成全可言。人作错了，是他的学情，你没法子管，因为你没有地位管。母亲能责备她的孩子，因为那是她生的、养的、教的。至于路上其他的孩子，就算再多，她也不能去管，一管就出事情。

个性问题，不光东方有，西方也有。这些年来，我带领美国的弟兄们，不论是同工或长老，所有没有用处的，都是因着个性的问题。中国有句古话：‘江山易改，秉性难移。’秉性就是个性。有些人有属灵的分量，本该有相当的价值和用处，只可惜个性孤僻，那孤僻的个性就把该有的用处一笔勾销了。个性对一个人的功用影响很大。每一个要为主用的人，非反个性不可。不管你能不能反自己的个性，你都得反；不反，就没有用处。个性能杀死我们的功用，因此我们非反个性不可。我们不反个性，乃是我们失去功用的原因。

不用人

第二，我们不容易用人。我们作任何事，要能用人，把人带起来。有些同工本来可以很有用，但因为不会用人，或者说不肯用人，结果就显不出用处。不要说召会是身体需要配搭，就连在世界上作事，只要是单独的，都不会成功。你就是自己开一间店铺，也要会用伙计。北方有一句话说，‘生意好作，伙计难办。’你不会用人，连店铺都开不好。我们作任何事，都得会用人。在历史上，所有成功的帝王都非常会用人；连反对者，他们都用。当然那是政治手腕，我们不能要，不过用人的原则是一样的。我们不能用人，就没有用处。有的人之所以显不出用处，就是因为不用人。不论是不肯用人，还是不会用人，总之就是不用人。不是那里没有人，也不是那里没有人才。事实上，每一个人都是人才，只是有大才和小才之分而已。我从前办训练时曾说，你要作一个茶几，可以用最高级的木头来作，也可以用最低廉的木头来作。没有高级的，就用低廉的。有，总比没有强。即使没有高级的木头，也可以把次等的木头整理整理，作成茶几。我们要能用人，如果我们不能用人，我们的用处就没有了。

不能给人用

第三，不能给人用，或者说，不能与人合作。这也会叫我们失去功用。宇宙的行政是单一的，这是个大原则。所以，无论在什么场合里，都只有一个主。例如，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元首，不管是皇帝或总统，总汨只能有一个。政府机关也是这样，只有一个首长，不会有二个。因此，就算你的本事比现任的首长高三倍，只要你不是首长，你还得给他用，否则你就没有用处。不在乎你本事的高低，而是在乎那个时势和局面。当初，主把我带进工作中与倪弟兄同工，我一进到工作里，就很清楚倪弟兄是带头的。虽然倪弟兄不一定每件事都比我高明，但因为他是带头的，所以我什么都给他用。他要我去一个地方，即使我清楚知道那是多此一举，我还是会去，因为他是带头的。我这样给他用，结果我就变得有用。如果我自以为高明而不愿意去，结果我该去的地方，他也不要我去了。我们要会用人，也要会给人用，这样我们的用处就大了。个性、用人、给人用，这些并不是什么属灵的道，却关系到我们的用处。

耍手腕

第四，耍手腕。虽然我们中间耍手腕的情形，比外面的人少得多，但是还有余波。在主的工作上，千万不要耍任何手腕。当初我到上海的时候，有些人看我像个乡下人，傻里傻气的，因为我绝对不耍手腕。后来事实证明，乃是我这个傻里傻气的乡下人最得胜。虽然我是个道地的北方人，但我不是傻瓜。我年轻时曾在洋行作过事。我作事的地方，除了中国人，还有七种不同国籍的人，有英国人、美国人、法国人、德国人、俄国人、希腊人和挪威人；我在他们中间出入六年半，一点也不傻。只不过南方人和北方人不一样，南方人比较讲手腕。然而，所有耍手腕的，没有一个不被自己的手腕卖了。我能见证，主也能见证，每一个手腕，都是自己挖的一个坑，不过不是卖别人，完全是葬自己。因着我不耍手腕，所以到最后，倪弟兄完全信任我。因此，我奉劝你们众人，就算你们在工作里已经有一段历史，也不要用手腕，不要应付事情。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你觉得不是，不一定要去反对人。你可以不反对，但不玩手腕。这件事也与我们的用处大有关系。

在每一点上有学习，好为主用，带进果效

要为主用，以上这四点相当重要。说到个性，我也有个性，但是一到工作里，就得反个性。有时候，我也反不成功。事实上，反个性太难了。然而，即使反不成功，也得反。说到用人和被人用，我可以說一点自己的见证。从一九三四年起，我留在上海很长一段时间。那时，倪弟兄把我摆在工作的最中心。我能见证，在那段时间里，我对各方的人没有一点难处。我就是给他们用，我不光听倪弟兄的，也听李渊如和汪佩真两位姐妹的。因为她们都比我年长，汪佩真姐妹是带我得救的，比我大六岁，李渊如姐妹最少比我大九岁。她们都相当认识主，对主相当有用处，也相当帮助我。所以，我一味给她们用，她们怎么说，我就怎么作。同时，我从她们身上也学着用人。

用人和给人用，这两件事和配搭非常有关，可以说是关系重大。在一个家庭里，两兄弟在一起，马上知道谁是哥哥，谁是弟弟。如果你是哥哥，我是弟弟，那我要听你的，我一点没有话说。这就是配搭。因着主的怜悯和恩典，同工们中间没有什么吵架、纷争的学。就算有，也都是过几天气消了，就过去了。然而，光是不吵还不够，还得作出事情。要作出事情，就得会用人；要会用人，就得从会给人用学起。你会给人用，你就会用人。不论是在召会中，还是在世界里，我们都没有办法自己作一个工，总得有同事或助手。近来，台北召会之所以有繁茂的光景，当中固然有许多原因，

不过我们也得承认，用人得当也是其中一个因素。用人不当，就好比一把火正要开始烧，却给水浇熄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这方面有所学习。求主怜悯我们，叫我们从这些消极的情形里跳脱出来。同工们若肯反个性，学会用人，也学着给人用，同时没有手腕，我们的工作马上有果效。事实上，我们众人在工作里已经许多年，不能说一点不会作。对于圣经，虽不能说认识得很透彻，但总是有大略的认识；说到属灵的生命，虽不能说已经达到成熟，但总也有一些长进。我们的功用之所以显不出来，原因就在这四点。我们中间缺少会用人的人，我们能自己作，但我们不会用人。因为没有会用人的人，所以也少有被人用的，结果工作就没有多少果效。温益不轻看自己，向主忠诚，顾到盼望主给我们众人恩典，能在每一点上都有所学习。同工们千万不要灰心，也不要自暴自弃，同时也不要自以为年老没有用了。同工们就算已经五十岁，在主手里也还有几十年的时间。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用的，人人都有用。虽然后起之辈有他们的长处，许多地方也比我们优秀，那是他们的那一分。但我们也有我们的一分，毕竟我们在主的工作里二十年了，总是比较有经验、见识和分量。所以，谁也不能代替谁。骄傲固然不该，轻看自己也同样不该。年长同工们千万不要以为青年人起来了，就用不着你们了。不，主还是需要我们众人。你身上有主的恩典，我身上也有主的恩典，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主一分的恩典。这一分是我们将来要向主交账的。有一天我们都要见祂，我们今天怎样运用这一分恩典，将来都要在主面前交账。我们不光要向召会忠诚，更要向主忠诚。我们若真正爱主，就要顾到祂今天在地上的权益。盼望我们每一位，都能有一段为主用的路程。

看见圣灵的水流

除了前面所说的四件事，还有一件事也与工作果效息息相关，就是关于圣灵的水流。按原则说，主今天还在地上工作。主既然还在地上工作，祂就一定说话，因为主工作的路就是说话，主的说话就是祂的工作。祂创造万有，是借着说话；祂传扬福音，也是借着说话；祂一切的工作，都是借着说话。（诗三三9，来一1~3。）所以《历代都有主的说话。在亚伯拉罕的时代，主借着亚伯拉罕说话；在挪亚的时代，主借着挪亚说话；在摩西的时代，主借着摩西说话。到了新约时代，主耶稣自己也说话；之后，主也借着使徒们说话。按原则说，主今天还在地上工作，而主工作的路乃是借着说话，那么那里是主的说话？有人说，‘圣经。’不错，圣经是神完整的启示，但是今天主说什么话？此外，主也总得在一个地方说话，但今天主到底在那里说话？

我个人进到主的工作里，那是主奇妙的带领。一九三三年十月，我到上海访问倪弟兄，在他那里住了三、四个月。有一天，倪弟兄来找我，说，‘常受弟兄，我们这里的同工都觉得，你应当把家眷接到上海来，和我们一同作工。你把这事带到主面前祷告吧。’当我把这事带到主面前，主就给我看见，在使徒行传里，主在地上的行动和工作只有一条线，一个流，从耶路撒冷到安提阿，从安提阿再到小亚细亚。并且后来的同工被主兴起来，也都进到这一道流里。主给我看见，虽然我有负担在华北工作，但是华北的工作不应该从华北起头，反而我应当先进到上海的流里。所以，我觉得我不能在北方开始作什么，一定要进到倪弟兄在上海的流里。若是北方该有工作，也应该是从上海流出去。为这缘故，我绝对尊重倪弟兄，因为他不光是带头的，也是主的出口。那时，我已经懂得很多圣经的道理。我在弟兄会受了七年半的教导和成全，学会了许多关于预言和预表的学。但这些并不是主当时的说话，主当时的说话是在倪弟兄身上。我讲倪弟兄所说的，就有生命的果效；我讲那些预言、预表，就没有什么生命果效。因为那些关于预表、预言的道理和知识，并不是主当时的说话。倪弟兄特会的信息才是主当时的说话；我一讲他所说的，主就印证，并且加上祝福，别人就活了。主在每一个时代，都在作工，而祂的工作都是借着说话。主的说话不一定只借着一个人，然而即使有许多人，仍是说同样的话。在摩西时代，不是只有摩西一个人讲，还有许多律法师，也都讲摩西的话。在使徒时代，虽然有好多使徒，但是众口一声，大家都说一样的话，都是说到耶稣基督的受死、复活，说到信徒得重生，被变化，产生召会，一个身体，一个新人。这是当时主的说话。到了路德马丁的时候，主借着他说到因信称义；到了弟兄会的时候，主借着弟兄们说话；到了倪弟兄的时候，主借着倪弟兄说今时代的话。

然而，因为主的工作没有停，所以今天主的说话也没有停。这意思不是说，我要特别推销自己，或者我要你们都讲我所说的。你们尽管走遍世界各地，到所有的基督徒团体去，看看主是否在那里说话。我们实在敬拜主，这几年间，凡使用生命读经的地方，那里的召会都活了。事实上，圣经里有许多道可讲，你可以讲挪亚的道，也可以讲亚伯拉罕的道。不过，重要的是，那些是不是主今天的说话。主今天的说话，和祂今天在地上的行动，有绝对的关系。盼望我们众人都看见这道圣灵的水流，也看见主今天的说话在那里，这样我们的工作才会有果效。

第六章 来，去，来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读经：

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至二十节，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十三章二至三节，二十六章十六至二十节，二十章二十四节，三十四至三十五节，哥林多前书九章七至十五节，提_太前书五章十七至十八节。

圣经是头尾一贯的，人要明白圣经，就必须找出圣经的路线。这些路线包含生命的路线、国度的路线、召会的路线等等。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来看这许多路线中的一条，叫作‘来，去，来’。新约圣经中关于‘来，去，来’的思想新约里有一条路线，叫作‘来，去，来’。可以说，全本新约就是讲‘来，去，来’这三个字。当主耶稣出来尽职的时候，就呼召人到祂这里来。主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约七 37。）又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得安息。’（太十一 28。）这里的‘来’字，涵括范围很广，几乎四福音都包括在这个‘来’字里。四福音给我们看见，主一再呼召人到祂这里来：来得安息，来喝活水，来蒙拯救。到了书信，仍有这个‘来’的思想。希伯来四章十六节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受怜悯，得恩典，作应时的帮助。’主就是要我们‘来’到祂这里，因为一切的恩典、救恩、能力、爱、光、圣别和公义，都在于我们‘来’到主这里；来了，就得着了。

在新约里，主所给我们的头一个字，或者说，在主呼召里的头一个字就是‘来’。我们都曾到主这里来；然而，我们并不是来过一次，就不需要再来了。我们需要一再地‘来’到主这里。这个‘来’，如同呼吸一样，是永远没有毕业的。若有人在呼吸的事上毕业，他就了了。照样，我们到主这里来，也是没有毕业的。即使到了永世，我们仍需要时刻来到主这里。所以，我们要天天来到主这里。在一天之中，我们可以多次的‘来’。不论早晨、中午或晚上，我们可以借着呼喊主名，实际的‘来’到主这里，蒙恩典，接受生命，并得着供应。

我们来到主面前蒙恩典之后，接着主就要我们‘去’。在马太二十八章十九节，主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这里的‘去’，有大去、小去，远去、近去之分。例如，约翰四章的撒玛利亚妇人，喝了主所赐的活水之后，立即往城里去，对众人作见证。（28~29。）因此，人可能晚上到主这里，隔天早晨就去向人作见证；中午来到主这里，下午就去作见证，向人传报好消息。若是他去告诉自己的父母或兄弟姐妹，这就是小去，近去。若是他去告诉万民，直到地极，这就是大去，远去。总而言之，整本新约都包括在‘来’和‘去’这两个字里。新约是一本讲‘来’的书，也是一本讲‘去’的书。来，是我们蒙恩；去，是将恩典传给人。借着我们这样的来与去，结果就使我们对主发出一种渴望：‘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启二二20。）所以，第二个‘来’字，乃是联于主的再来。总括的说，整本新约乃是讲到‘来，去，来’。第一个‘来’，是不止息的，接着的‘去’，也是不止息的。我们一直来，一直去，直等到末了一个‘来’完成。那时，我们就要与主永同在，也就不必再去了。求主加强我们的‘来’，也加强我们的‘去’。不论早晨、中午或晚上，我们天天来，时时刻刻来，来到主这里。接着，我们必定去向人作见证。这样来与去的结果，我们就愿意并渴望主快来。

‘来与去’是基督徒属灵的呼吸、生活和交通

请不要把‘来与去’领会作宗教或组织的事。我们蒙恩得救，接受了主的生命，接着就需要天天来到主这里。正如我们的肉身需要天天呼吸、喝水、吃饭；照样，我们来到主这里，也必须是天天的。我们越到主这里来，就越有负担去。没有一个来就主的人，而后不去的。这个‘去’，不是指堕落、离去的去，乃是奉使命，带着主和救恩而去。已过两千年的召会历史中，有千万的基督徒都是过这种‘来与去’的生活，他们也都走这一条路。我们若是到主这里来，接着主就要我们去：去传福音，去将主的恩典传给人。这样的去，既非潮流、运动，也非宗教事业、组织运作或政党运动。乃是一个人来到主这里，享受主，得着主，被主充满了，主就在他里头穿着他，顶着 he 而去。这样的去乃是自然而然并自动自发的。

基督教将主耶稣要我们去使万民作主门徒的‘去’，领会成宗教事业，于是组织差会，打发传道人去作传道工作。这些都是组织、运动，可以称作传道事业。然而，圣经所说的这个‘去’，既不是传道事业，也不是组织、运动，乃是像呼气那样自然。我们知道，气吸到人里头，就必须呼出来。照样，‘来与去’乃是我们属灵的呼吸。早晨我们来亲近主，接下来一整天若不去向人述说主的恩典，这就如同憋气不呼吸一样。请记住，‘来与去’不是一个运动，也不是一个事业，乃是基督徒正常的属灵生活。

我们不能来而不去，也不能不来而去。来了就得去，要去就得来。当我们来的时候，是带着我们的本相一软弱、黑暗、失败、罪恶、虚空而来。当我们去的时候，是带着主和主的恩典而去。可以说，我们是空空地来，却满带着主而去。这样的‘来与去’也是一种属灵的交通。

经历‘来与去’，而有金、银、宝石的工作

一九四九年，我从大陆来到台湾，在台北开始主的工作，却没有受雇于台北召会。虽然我是被工作打发到台湾，但我不是在作宗教事业，也不是搞组织和运动。我能见证，主工作的开展都是主奇妙的作为。现今台北一会所的地，前面一半是二位南洋华侨弟兄回到台湾，看见主有需要，就买来送给召会用的。那时在这块地上造了一个小会所，一九四九年八月一日，我就在这小会所里有了第一次的特别聚会，正式为主的工作开工。开工后，蒙主祝福，得救的人数一直增加，聚会的地方就不敷使用。之后，主又让我们以低价取得旁边的空地，我们就将原先的小会所拆了，重新盖造更大的会所。有一次，我们在台北大传福音，会所的座位不够，就必须坐到对面的空地上。弟兄们把空地整平，架上长板凳，人就可以坐着听福音。我们又在会所对面这空地盖造工人之家。后来政府要开马路，这块地就归还给政府。一切都有主的美意。这次要造大会所的时候，主也适时的供给我们一笔款项。请记住，在这工作中，我们没有组织，乃是完全活在这个‘来与去’的原则里，就是来到主这里，再从主这里领受负担而去；这才是一个有价值的工作。这既不是运动，也不是组织。凡是运动或组织，按圣经的话说，都是草、木、禾秸；唯有‘来与去’的工作，才能产生金、银、宝石。（林前三 12。）我们乃是来到主这里，载满了主的恩典而去，把主的恩，就是主自己带给别人。这样工作的结果，乃是金、银、宝石。今天，我看见许多圣徒在主的恢复中，我的灵既跳跃，又像老雅各那样的苏醒，（创四五 27，）因为他们就是我的喜乐。（帖前二 19。）凡是经过召会生活的都能见证，他们所得着的乃是主自己。他们不仅得着救恩，得着了主的爱、主的恩，得着了主的生命和亮光，更是得着主自己；这就是能存到永远的‘金、银、宝石’。

我们从大陆来到台湾为主工作，也都是在‘来与去’的原则里，并没有作运动的工作，更没有作组织的工作。当初，倪柝声弟兄在同工聚会里定规，要我到台湾来。实在说，我是凭信往前，并没有得到任何人的供给。那时候，我一家十口，加上二个不能辞掉的用人，总共十二个人，手中只有三百多美金。从外面说，我们来到台湾，是两手空空地来；然而就里面说，我们是满载基督而来，将基督分享给众人。相信圣徒们都能见证，我们在召会中所领受的都是‘金、银、宝石’。

我再说，我们中间并没有组织、布道会或差会，也不提倡任何运动。我们只是借着‘来与去’，把自己所蒙的恩分享给别人。我们众人都该是‘来与去’的人；来到主这里蒙恩，蒙光照，党对付，得洁净，被倒空，被主充满，而后被主差遣，满带着主而去。这是主恢复中该有的光景。为着主恢复中五方面的需要，有大的‘去’主在地上有祂的行动；在主恢复中，我们只是跟着主行动。然而，我们不愿意发起任何运动。一有运动，就有组织；组织和运动是分不开的。我们弃绝一切宗教组织和运动。我们只要‘来与去’，就是天天到主这里来，从主接受负担而去。在此，我们要交通主恢复中五方面的需要。这不是关乎小‘去’，乃是关乎大‘去’。

在较强的召会中，兴起青职圣徒承接长老职分

这二十多年来，主在台岛上已经兴起了六十多处地方召会。这些地方召会大致可以分作两大类：一类是比较刚强、强壮的；一类是比较软弱，还需要同工们帮助的。这两大类的召会，有两方面的需要。强壮的召会，虽然是强壮的，仍有短缺之处。以台北召会为例，差不多有十多位长老，都是二十多年前被设立的。有人开头作长老的时候才三十几岁，如今都过了六十岁。台北召会因着长老们是这样有年龄和历史，就有了非常稳固的基础。然而带领的人老了，就不够活，不够新鲜。所以几年前，召会有一个转移时代的带领，盼望在几年内，台湾各地较健壮的大召会中，六十岁以上的长老们，能全数由年轻的一代顶上去。这并不是说，长老们不够资格，或作得不够好。这好比一个大家庭，父亲从年轻时就开始辛苦打拚，到了他年老的时候，就该卸下重担，让第二代起来背负担子；这样，整个家庭才有前途和希望。若是儿子已经三十岁，七十岁的老父亲还在忙碌，儿子只作旁观者，不仅不帮忙，不合他意时还说些风凉话，这个家就没有前途。按理，老父亲该休息，让年轻的儿子担起责任。我用这个比方也许浅显，却很达意，盼望你们都能领会。

今天，台湾有好多强壮的召会都超过二十五年的历史。其中大部分的长老已经超过六十岁。这些弟兄们作了二十多年的长老，实在应该让他们休息。但这不是说，他们从此就不必关心召会了。他们还要关切召会，为召会祷告，像老父亲一样，从旁扶持，并在背后供应年轻的一代。实在说，年轻一代该兴起来，补上这个需要。台湾各地所有强壮的召会，都需要一班刚强的青年被主兴起来，承接长老的职分。这是第一面的需要。

到较弱小的召会，加强该地的见证

第二面的需要，乃是为着较弱小的召会。需要有年轻的一代受主引导，到那里去背负责任，加强那里的见证。到大城市附近的卫星乡镇，建立在正确立场上的召会。第三面的需要，是为着大城市附近的卫星乡镇。有些这样的乡镇，已经有一、二十位圣徒在那里，却没有成立召会，因为他们还没有刚强到一个地步，能够担负起地方召会的见证。在职的青年圣徒都需要从主接受负担，去到这些地方，与当地圣徒配搭传福音，建立在正确立场上的召会。

以上三面的需要，乃是当务之急。台湾各地较刚强的召会，光景虽然正常又稳健，但长者们年岁较长，无法作得太多，因而显得缺少推动力。这需要年轻一代兴起来，担负责任，推动各项工作。至于较弱小的召会，则需要有一班刚强、有负担的青年人前去，加强那里的见证，使软弱的召会变成刚强的。台湾各大城市，如台北、新竹、台中、嘉义、台南、高雄等地附近，都有一些卫星乡镇。这些乡镇总是有少数圣徒散居在那里，他们蒙恩得救，也爱主，但还不够刚强足以建立召会。这些乡镇都是大地方召会的卫星地方，很容易得到大地方召会的帮助和供应。因此，青年人要接受负担，到这些乡镇加强当地的见证，以建立在正确立场上的召会。

到较偏远的地方开荒建立召会

第四面的需要，是为着比较偏远的乡镇。按目前台湾人口流动的趋势来说，上好的人才和学生几乎都往大都市去。今天，我们传福音，如同渔夫打鱼一样。（太四 19。）我们知道，打鱼的人都是到鱼群里去打鱼。我的家乡烟台是打鱼的港口。按我的观察，聪明的渔夫通常不会去打大鱼，因为大鱼非常难办。会打鱼的人，都是到鱼群里，打那些不大不小的鱼，一打就是一群，这才高明。渔夫是跟着鱼群走；照样，我们作得人的渔夫也必须随着人群走。然而另一面，我们必须看见一个事实，就是台湾各地有很多乡镇。尽管人都往大都市集中，但还有相当多的人口留在乡镇。乡镇里可能没有大学或高中，但一定有国中。我们出去传福音，必须有一个眼光，看见最有功效的工作乃是从儿童做起。我们要作儿童工作，从儿童作到国中，再作到高中、大专。

一九六六年，我回台湾的时候，曾经鼓励弟兄们要在台北作到每周有一万个儿童在召会或圣徒家中聚会。时间不一定都在主日，可以利用周间的一个下午或晚上。地点不限定在会所，许多圣徒的家都可以打开来服事儿童。不论是教孩子们唱诗歌，或是讲故事给他们听，孩子们都会很喜欢。那时，台北召会约有两万三千人，其中最少有两千个年轻的圣徒。一个家庭若有两三个儿童，两千个家庭就会有五、六千个儿童。再加上圣徒们的亲友及邻舍的孩子，七拼八凑，我信绝对能作到一万。倘若十年前，召会中就有一万个儿童，到今天他们就都是国中生。这一万个国中生就成为我们福音的种子。在学校里，他们能传福音给同学。每一个国中生读了三年之后，一定能带一个同学得救。这样，一万就会变作两万。再过三年，这两万个高中生毕业了，至少也有三分之一能考进大学。如此，就会有六、七千位大学弟兄姐妹。到那时候，我们就是遍地皆兵了。

我说这话，没有责怪或埋怨的意思。然而，若是台北召会由我带领，我一定会作儿童工作。盼望弟兄们到各乡镇去，同样要接受负担作儿童和国中工作。在国中教书，至少需要大学或专科毕业。目前，召会中有心服事的青职圣徒，都有这个教育水准。乡镇的人教育程度可能比较低，但是他们非常单纯，容易接受福音。以我们在职青年圣徒的教育水平和人品来说，去到乡镇，自然会带给当地社会正面的影响。这样无形中，就能带一些儿童认识主，或是带国中生信主。借着这些儿童和国中生，我们就能接触他们的父母，进而带领他们接受福音。这是轻而易举的事。我知道，圣徒们到主这里来，并带着使命出去，并不在乎地位，也不在乎享受。因此，我敢担保，没有一个为主出去的人会饿死。盼望弟兄姐妹都到主面前去祷告。目前有一条路摆在我们面前，就是往各乡镇去，借着在小学或国中教书，接触学生。这样一来，要领儿童认识主，或带国中生得救，都非常容易。我们陆续带人接受福音，就可以建立当地的召会。

到大城市的各个学校传福音得人

第五面的需要，是为着台湾各大城市里的校园工作。譬如台北、台南、高雄等地的召会，都得自己作校园工作。以台北县市为例，所有国中、高中、专科、大学院校总数加起来，约计有二百所。如果每一所学校里有二十位弟兄姐妹过召会生活，学生圣徒就有四千人。这看起来很难；但若有青职圣徒从主接受负担，并受主引导，实际去作某个学校的校园工作，就很容易达到。

青职圣徒作校园工作，可以有以下几种途径：第一，到学校教书。第二，把家搬到学校附近，找个宽敞的房子，让学生可以到家里坐一坐，吃喝点东西，好接触他们。第三，接触学校的教职员。第四，运用各样能进到校园的管道，接触学生。总之，作学生工作必须有耐心，不要急于看见果效。也许你作了一两个月没有果效，但是到学期结束时，果效就出来了。从已过我们在美国的实行，可以清楚得知，作校园工作，传福音得人的果效是最高的。我相信在台湾也是如此。

我们把主恢复中当前五方面的需要交通出来，圣徒们若肯在这五方面接受负担去操练，相信经过一些年日，也许主要把我们带回中国大陆。若真是这样，主就能借着台湾各地召会所蒙的恩，恢复大陆各地的光景，那将是多么荣耀。另一面，主可能带领一些人到南洋、东洋，或是到澳洲、欧洲。甚至在将来的十年内，相信有一些弟兄会去非洲、南美洲。这完全在主的手中。我能见证，我作梦也没有想到会到美国作工，但主就是这样带领我。我们现在开头走第一步，总要踏稳，一步步走上去。总之，我们必须从主接受负担，而后有所行动：或是在某一个刚强的召会中顶起召会的责任；或是到较弱小的召会，加强那里的见证；或是到卫星乡镇建立在正确立场上的召会；或是到偏远乡镇去开荒建立召会；或是在大都市的学校里接触学生，传扬福音。对于这五方面的需要，我们都要带到主面前去祷告，-求主的引导。

我们中间没有组织，也没有人会安排要这样或那样作。然而，我们不盼望有人是单独行动。因此，我们需要一面受主的引导，一面也彼此多有交通。我们要在主面前多有祷告，同时也需要大家来在一起一同祷告。有时候，也需要禁食祷告。正如行传十三章，在安提阿召会中，有几位申言者和教师事奉主，禁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别巴拿巴和扫罗，去作我召他们所作的工。'于是禁食祷告，接手在他们身上，就打发他们去了。

(1~3。) 这样就不是人意的安排。不仅脱开了组织，另一面又是在交通里，不是单独行动。

呼召全时间者

当我们为着主的需要到各地传福音时，必然会遇到财物需要的问题。对于这问题，首先我们要知道，在圣经里根本没有职业传道人被雇领薪水这回学。我们必须打掉这种观念。每一个‘来与去’的人，都应该是个传福音的人。但在这么多人中，可能在少数人身上的托付特别重大；他们从主领受了恩典，构成了恩赐，而这恩赐用途特别大，以致他们没有时间和精力再顾到别的事，只能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服事主的事上。于是自然而然的，他们就需要全时间事奉。

圣经的根据

在圣经里没有‘全时间’这辞，却有这样的事实。例如，林前九章七至九节说，‘有谁当兵，曾自备粮饷？有谁栽种葡萄园，不吃园中的果子？有谁牧养羊群，不吃羊群的奶？我说这话，岂是照着人的看法么？律法不也是这样说么？在摩西的律法上记着：“牛踹谷的时候，不可笼住它的嘴。”’十三至十四节又说，‘你们岂不知为圣事劳碌的，就吃殿中之物么？伺候祭坛的，就同祭坛分领坛上的祭物么？主也是这样命定，叫宣传福音的靠福音养生。’这些经文都是说到传福音的人需要供应，这证明他们不是自己带职业养活自己，乃是全时间摆在福音工作上，靠福音养生。但请不要领会错误，以为靠福音养生就是作传道人被雇领薪水的意思。九节说，‘牛踹谷的时候，不可笼住它的嘴。’这意思是说，牛踹谷为使别人吃饱的时候，要先让它吃饱；但这并不是指发薪水。十三节说，‘为圣学劳碌的，就吃殿中之物。’这也不是发薪水，乃是供应他的需要。由此可见，早期召会中是有全时间服事的人，他们不带其他职业，乃是全部的精神和时间都用在福音上，因此他们应当得着供应。

提前五章十七节也说，‘那善于带领的长老，尤其是那在话语和教导上劳苦的，当被看为配受加倍的敬奉。’这表明早期召会中也有作长老的人全时间事奉。这里的‘敬奉’乃是重在物质的供应。有一班长老善于带领、治理召会，并且是劳苦的传扬主的话语并教导人；这班人是全时间的，他们不带职业，因此需要别人供应他们。

信心的路

全时间的供给到底该怎么作呢？其实，也没有一定的作法。只有一条路，就是信心的路。当你们爱主，到主这里来，然后有负担去到各地传福音，你们就无法逃脱了。一面来说，事奉主有快乐；但另一面说，也是负重轭。我刚得救那天，主就把我套上了这个轭，有好多次我都想逃脱，但总是脱不掉；有时好像逃脱了，但自己也不觉得舒服、痛快。所以，这实在是由不得我们。这就好像你我生下来，由不得自己拣选要生为男的或女的，生为中国人或美国人。又如同我们作不作基督徒也由不得我们，是神在创世以前就定规的。（弗一4°）我们既信了主，就由不得我们自己。当我们来到主面前，被主的爱激励，就愿意去到人前传福音。我们这样来又去，去又来，就渐渐对别的事不再感兴趣，不觉得有味道了。因着这样，有时可能也会得罪我们的父母。他们不了解，为什么我们整天跑聚会。我们可能自己也无法解释，只觉得学奉主很有味道。我们都是被神拣选、蒙神呼召的，并且也被神分别了。这是我们的定命；既是定命，就无法改变，只有一条路，就是走信心的路。

艰难中经历神的信实

这条信心的路是非常荣耀、光明的，但其中是有一些艰难。作为一个过来人，我可以告诉你们，这条路虽然有艰难，但没有一个艰难能把你们饿死，这是我可以担保的。而且事实证明，每一次的艰难不过是一个机会，要我们经历主的信实。另一面来说，今天你们走这条路，比我们当时容易多了。当初我们走这条路的时候，的确很困难！因为第一，这条路还没有打开；第二，当时的召会少；第三，圣徒也少。但今天在全地，这条路已经打开了。而且召会众多，圣徒众多，主可以感动召会，感动众圣徒来顾到服事祂之人的需要。即使多数圣徒都不受感动，主仍会打发人来供给你；就像旧约时代，神差遣乌鸦叼饼和肉给避难的申言者以利亚一样。（王上十七2~6。）

一九三六年，我在中国北方的天津、北平一带作工。年底时，因着倪柝声弟兄从主得着新的亮光，要在上海召聚全国同工聚会。（那时所释放的信息，今天都收录在‘工作的再思’一书中。）我们收到电报之后，就在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搭火车到上海参加。特会之后，我又受到杭州、南京、济南等召会的邀请，到他们那里去传讲信息。那时我的家人在天津，而我在南方各地奔波。有一天，他们没有粮食即将断炊了。我的妻子带着稍稍懂事的孩子，一起跪在床前祷告。祷告没多久，忽然有人在门外叩门，是一位年长姐妹，她和我妻子并没有多少来往，而且她是广东人，不太会说北方话。她来告诉我妻子，她在家里一直不平安，主催促她把一些东西送到我家。她不仅带了一些粮食，还带了现款，适时的应付了我家中的需要。

全时间者要操练自己维持生计，并顾到同工们的需要

我们都得操练信心，走这条信心的路。但这不是说，召会不应该为着全时间服事者的供给有祷告，或有所安排；这当然是应当的。但是无论召会有没有安排，有没有顾到，这是另一面的事；全时间的服事者应该凭信心过生活。这也不是说众圣徒不必接受负担，顾到全时间者的需要。就像我所见证的，主感动那位年长姐妹，没有等到聚会的时候，乃是在我妻小即将断炊之前及时把供给送来。一面，召会和圣徒应该接受负担，顾到全时间者的需要。另一面，全时间服事者也应该能维持自己的生活。保罗曾说，‘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伴的需用。’（徒二十 34。）保罗是亲手作工，不仅维持自己的生活，也供给同工的需要。我们都知道，在抗战期间，中国的经济是万分艰难，同工们在各地的生活真是艰苦。倪柝声弟兄在那时曾经营药厂，暗中供给许多同工的需要，但是也有人批评他作生意。一九四八年，当他的职事得以恢复时，他在上海的一次复兴聚会中，落泪的说到这件事。他说，他去作生意是如同寡妇为着抚养孩子们而出嫁。那天在场约有四、五百位圣徒，几乎听到的人都落泪。这实在是让我们看见，倪弟兄是如何顾到同工们的需要。我们都要学习不光有信心为着自己，也要有信心为着别人。

求主宝血遮盖，我从一九四九年在台湾开工，直到一九五二年时，主兴起了五十至八十位全时间服事者。因着已过的经历，我在主面前就接受负担，最低限度我要背负这些人的生活，叫他们不至断炊。那时，在我这分职事的账上，每个月都要供给一百七、八十口人的需要。因为我从这事经过，我很关心初来事奉主的人。他们的恩赐还没有显明，圣徒中能够直接受引导顾到他们的人不多。就如保罗，可能有好些人会供给他，但是提摩太就不一定了，所以保罗得顾到提摩太。这原则是一样的。

操练信心，相信活神

我们今天全时间服事，总得学习信心的功课，走信心的道路。我们没有组织，只有一条信心的路。我们要相信，我们的神是活的。当我到美国作工时，曾听到美国一位弟兄说，我之所以能在美国凭信心工作，是因为我为主作工几十年了，在远东有很多召会和圣徒会供给我生活的需要。但今天我要在主面前说，我到美国开工，从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五年，远东没有一个召会送我一分钱。一九六五年，我成为美国的公民需要报税。我们中间有位弟兄是会计师要替我作账，他一查之下，才知道洛杉矶召会全年给我的供给总共不过六、七百美元。或许有人要问我，没有支助的来源，我到底怎么生活呢？我的回答就是凭信心，走信心的路。这不是幼稚，也不迷信，我们所有全时间服事的人总要认识，这是一条信心的路。

凡有负担愿意全时间的都得清楚，没有人答应要如何供给你们，这是一条信心的路。你若不能走这条信心的路，就不用勉强。但你若要走这条全时间的路，非有主的恩典不可。或者你不在乎有没有信心，即使饿死，你也甘心乐意走这条路，这也很好。当初主呼召我出来全时间服事时，主曾给我清楚的话语，一定会看顾我一切的需要。虽然我不敢对主的话说不信，但我是半信半疑。我里头向主说，‘好吧！饿就饿死吧！即使吃树根，喝山水都可以。’这样的话其实是没有信心的话。我服事主至今已经四十多年了，主从来没有叫我吃树根、喝山水度日。当然，我穷的时候也很多，但是富的时候更多。或许有些人知道，主不只顾到我的需用，还叫我能为许多召会买地盖会所预备款项。从我的经历，我可以担保你们走这条路不会饿死。即使你不能有信心，但若是有一个心，不管是生是死，就是要走这条路，那你就可以走！

因为这一条信心之路，也是一条置之死地的路。向主祷告并与圣徒交通，寻求引导与印证最后，在实行上该如何呢？首先，有心愿的都要去祷告，为着前面所提到的五方面需要，问问主：你应该在哪个需要上有分。另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要祷告问主：你是否应该全时间？这一个问题，一面要在主面前和主接触，一面也要和身边亲近的弟兄姐妹交通，问问他们的看法如何，是否主在你身上的恩典，所组成的恩赐和功用，需要全时间来应付。如果你祷告，并与圣徒们交通后，答案是确定的，那么你就应该和前面的弟兄们交通，加入全时间的服事。

根据我们已往的经验，我们觉得最稳妥的作法是这样。若是有人觉得该全时间服事了，也不必太硬性定规，一全时间服事，就要一辈子全时间。全时间服事并不像婚姻，一旦结婚就不能改变，除非是死亡才能解除。全时间并不是这样。照着今天一般作事的经验，可以先试两年。在这两年内，或许你自己和其他的同工就会知道你适不适合全时间。不要等到二十年之后，才觉得应该改行就业，那就太晚，也太难了。从圣经我们看见，全时间服事之后，并不是不可以再去作学。保罗是一个明显的例证。他的恩赐最大，功用最高，但是到了必要的时候，他还是亲手作工，织帐棚。（徒十八 3，二十 34。）所以，并不是你今天决定全时间服事了，就一生一定永定，一辈子都要全时间。可能过了五年，你还得去带职业。我们读保罗所写的书信，可以看见当时召会和圣徒的光景跟不上，以至于保罗还得去织帐棚，供给自己和同工的需要。在行传二十章，他说，‘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伴的需用（34°）在林前四章，保罗也说，‘直到今时，我们还是又饥，又渴，... 又居无定所；并且劳苦，亲手作工。’（11-12。）但我希望今日的召会和众圣徒都能跟上主的引导。主相当祝福台湾，现在国民收入都比以前高，我们需要更多为主摆上，相信主会更多祝福我们。如此，全时间服事的人就不至于被迫因着生活的需要，而去带职业。

主需要全时间服事者与祂配合

盼望你们都能把这事带到主面前祷告、寻求，彼此也有交通。希望主能在你们中间，至少兴起二十至三十位全时间服学者。因为现今这工作的需要很重，必须有一部分强而有用的人，把时间、精力和体力都摆上去，才能应付这个需要。我在美国开工的头几年也是如此。刚开始只有我一个人全时间服事，现在凡是大地方的召会，差不多都有一两位全时间者被主兴起来。因为事工繁重，若不全时间服事是作不出来的，所以的确有这一个需要。此外，在众多圣徒中间，总有一些人，主在他们身上有一种特别的工作，特别的托付，的确需要他们全时间服事来配合，否则他们的功用会被别的事消耗掉。所以你们都要把心愿带到主面前祷告，盼望主能在你们中间兴起许多全时间服事者。

第七章 一个新人的活出

[上一篇](#) [回目錄](#)



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来看主如何在十字架上创造了一个新人，我们今天又该如何活出这一个新人。主在十字架上除灭了仇恨，废掉了规条以弗所二章十四至十六节说到主耶稣’将两下作成一个人，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就是仇恨，在祂的肉体里，废掉了那规条中诫命的律法，好把两下在祂自己里面，创造成一个新人，成就了和平；既用十字架除灭了仇恨，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在一个身体里与神和好了’。主在祂自己里面创造了一个新人，也在十字架上除灭了仇恨。我们要先来看什么是仇恨，之后再来说到新人。从上下文来看，仇恨就是’那规条中诫命的律法’。简而言之，仇恨就是规条，而规条就是每一“民族生活的方式。

以犹太人的生活方式而言，人生的头一件事，就是男子出生的第八天要受割礼，（创十七12，）这是一生中一次就完成了。接着每隔七天要守安息日，（出二十8~11，）这是一生中每周都必须守的。第三，每天的饮食都得依照律法上的规条，有的可吃，有的不可吃。比方，无鳍无鳞的鱼不可吃。（利十一9~12。）飞禽中，只有吃种子的，就是吃生命、不吃死亡的，是可吃的。（13~19，创八7注1。）牲畜走兽中，反刍分蹄的，才是洁净可吃的。（利十一3。）例如，骆驼反刍却不分蹄，猪分蹄却不反刍，这些都是不洁净，不可吃。（4，7。）牛、羊既反刍又分蹄，所以是洁净可吃的。这些规条不单对犹太人不方便，对别人也是很别扭。所以犹太人生来就和别人不能相合，因为有这三层的讲究：割礼、安息日和饮食的洁净条例，使犹太人与外邦人合不来。然而，照着以弗所二章十五至十六节所说的，犹太人这一套照着规条中诫命的律法而有的生活方式，已经被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废掉了。

大部分的基督徒都知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世人除去了罪，如约翰一章二十九节所说的：’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之罪的！’然而，圣经说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不只是除去世人的罪而已，祂也废掉了那掌死权的魔鬼。（来二14。）这是第二。第三，我们的旧人和肉体，也都被钉在十字架上了。（罗六6，加五24。）第四，加拉太六章十四节说到’世界’也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还有第五，就是以弗所二章十五节所说的’规条’。这些项目带我们对主的认识和经历拾级而上，越来越高。

我刚得救的时候，只知道主除去了我的罪。但有一天，我读到一本书，说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除灭了魔鬼。这对我是新的福音，我一听见就接受了，对主的认识就更进一步。我又读到另一本书，使我清楚看见，我这个旧人已经在十字架上钉死了，就喜乐的不得了。我又读了一本书，引用保罗在加拉太六章十四节所说的话：‘就我而论，除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别无可夸；借着祂，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了十字架；就世界而论，我也已经钉了十字架。’不是我们立志不要爱世界，而是世界已经被钉死了，对于挂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世界，人还会爱它么？我那天不只是读懂，也实在看见了异象：世界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世界不再吸引我。这样，我对主的认识与经历又进了一级。这些看见都不是我自己读圣经读出来的。初得救的人读圣经，对于较深的事常是视而不见，读而不懂。因为人这堕落的头脑，不像中国的宣纸，一写墨就上去了；而是像玻璃、大理石一样，怎么也不能着墨，所以怎么读圣经，都读不出个所以然。为这缘故，我们实在需要从别人所看见的亮光得着帮助。希望本篇信息能带众人上到第五级，对主在十字架上所废掉的规条，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生活方式所形成的规条与隔阂

生活的方式会形成种种的规条，而造成人与人之间极大的隔阂。不要说犹太人因着生活的方式，无法与外邦人来往，就是在我的家乡山东，不同州县的人也因生活方式的不同而不能相合。从前山东的东部有三个州府：登州府、莱州府、青州府。登州府的人，是绝不和青州府的人结婚。而且登州府的人绝不吃煎饼，因为青州府的人吃煎饼。登州府的人要吃大大的馒头，绝不吃一小片的煎饼。当时的人，连这么一点吃的方式都不能打通。那时，中国南北两方的男女通婚也是相当困难。北方人说，不能娶南蛮子。南方人说，不能嫁北垮子。北方人嫌南方人没有文化。北方人穿鞋一定要穿袜，而南方人穿鞋不穿袜，被北方人视为没有文明。若是一个北方青年要娶南方女子，会被父母斥为忤逆不孝。所以，不要说中国人和外国人通婚不易，就是北方人和南方人通婚也是难若登天。由此可知，生活方式在人群中所造成的隔阂是何等大。

主在十字架上废掉生活与宗教的规条

今天在台湾的人已不懂中国南北生活的差异，因为台湾像个小熔炉，把中国各处的人都融合在一起了。不仅如此，有好多留学生到了美国，也和白人或其他种族的人通婚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调和，在美国各种种族的人都调在一起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废掉了人与人之间的规条，除灭了仇恨，创造了新人。今天，神也按着祂主宰的权柄调度环境，要把人调一调。这样的环境乃是为着一个新人实际的出现。

除了人类生活方式所造成的规条之外，还有宗教的规条。比方，我们同是基督徒，但有人赞成浸水礼，有人坚持点水礼，这就形成了规条，把我们隔开了。还有吃圣餐的方式，也可能造成规条而把信徒分开。在此，我们需要看到以弗所二章所说的，主在十字架上已经废掉了规条，就是废掉了所有人类生活、文化和宗教的规条。主要拯救我们不仅脱离罪，脱离魔鬼、旧人和世界，也要拯救我们进到第五层，就是脱离一切的规条。然而，脱离规条并不是指废掉礼教；若是完全打掉礼教，人群社会没有上下、长幼之别，那将会造成混乱与失序。

废掉规条是为创造一个新人

主拯救我们脱离罪，脱离魔鬼，脱离旧人，脱离世界，最终还要脱离规条，目的是为了照着以弗所二章所启示的，把我们在基督里造成一个新人。正如十五节所说的：‘在祂的肉体里，废掉了那规条中诫命的律法，好把两下在祂自己里面，造成一个新人。’神创造人的心意与目的我们读圣经要看见亮光。神要创造一个新人的思想，在神造亚当的时候已经层示出来。神当初造人，不是造了十个、百个、千个或万个，神只造了一个人亚当，（创二7，）而这一个人乃是一个团体人，（一26，）也就是人类。圣经还说到，神是按着祂自己的形像，照着祂自己的样式创造人。（创一26。）这说出人乃是神的一张照片，要把神返照出来。可以说神造人，给与人的地位相当高。神没有造千万个人来返照祂，神只造了一个人来返照祂。但这个人却受了撒但的毒害，因此神在人身上得着返照的目的就被破坏了。因着亚当这第一个人被破坏了，所以主耶稣亲自来地上作第二个人，（林前十五47，）来完成神当初造人的目的。当主耶稣在地上时，祂就是神的形像，神的返照。

所有得救的人在基督里成了一个新人

我们这些相信主耶稣的人，已经在祂里面得着重生，成为祂的复制品。（约一12，三6，林后三18。）因此，主耶稣如何返照神，我们也当如何返照神。在神的心意和眼光里，我们这些得救的人不是一个个单个的人，我们众人乃是一个团体人。换句话说，我们众人在基督里乃是一个新人。以弗所四章二十四节说，这一个新人’是照着神，在那实际的义和圣中所创造的’。所以这个新人，就取代了那个旧人的地位来返照神。在旧人里，撒但不只用罪毒害人，用世界霸占人，他还用生活方式把人完全分化了。今天不仅国与国之间无法一致，甚至在一国之内，人也因着不同的生活方式而分散。于是神造人要人返照祂自己的目的，就完全被抹煞了。然而，基督来了，祂就是神的像。（林后四4。）当我们蒙拯救，被摆到基督里，我们就成了基督的复制。

我们在基督穿上新人里，脱离了罪，脱离了魔鬼，脱离了旧人与肉体，脱离了世界，也脱离了生活方式的规条。我们脱离了这一切，在基督里成了一个新人。以弗所书首先在二章讲到，新人是基督在祂自己里面创造完成的。（15。）到了四章就说，我们这些得救的人要穿上新人。（24。）新人虽然已经造好了，但是我们还要实际的穿上。这好像裁缝替你作了一件衣服，你还必须穿上它。穿上新人的意思就是穿上召会生活。人群社会的生活乃是旧人，许多没有得救的人过着一种醉生梦死的生活，那种社会生活就是旧人，而召会生活乃是新人。我们穿上新人，就是穿上召会生活。

活出新人

以弗所书里新人生活的细节穿上新人，意即穿上召会生活，也就是过召会生活。然而光是这样还不够，我们需要更进一步‘活出新人’。这是我在本篇信息的负担。新人已经创造了，我们也知道要穿上新人，但我们更需要活出新人。四章二十四节说到穿上新人，接下来从二十五节到六章九节这一大段，都是说到实际活出新人的生活细节。四章二十五节说，‘所以你们既已脱去谎言，各人就要与邻舍说实话。’五章一节说，‘所以你们要效法神，好像蒙爱的儿女一样。’这里说我们效法神，并不是像猴子效法人吃西餐一样。猴子没有人的生命，它所作的只是模仿。但我们效法神，是因为我们有神的生命，神是我们的父，我们是神蒙爱的儿女。儿女很容易效法父亲，因为他们有父亲的生命和性情。因着我们有父神的生命和性情，所以我们就能效法神，活出神的生命。七至八节又说，‘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你们从前是黑暗，但如今在主里面乃是光，行事为人就要像光的儿女。’七节的他们，是指社会的人，我们不要和他们同伙，因为和他们同伙，乃是穿上旧人和社会同伙。我们从前是黑暗，像社会上的人一样，但如今在主里面乃是光，行事为人就要像光的儿女。然后在十五节又说，‘你们要仔细留意怎样行事为人，不要像不智慧的人，乃要像有智慧的人。’接下来的经文就告诉我们要如何作智慧人，就是要赎回光阴，（16，）作妻子的要服从丈夫，（22，）作丈夫的要爱妻子，（25，）儿女要孝敬父母，（六2~3，）父母要用主的管教和警戒养育儿女，（4，）作奴仆的要顺从并善意的服事主人，作主人的也要善待仆人。（5~9。）我们若是不孝敬父母，是最愚昧的。若是父母不好好养育儿女，也是糊涂作人。作丈夫的若不爱妻子，作妻子若不服从丈夫，都是愚昧的。这一大段落，都是说到要如何活出新人。

新人的表现-返照神

我们穿上新人，过召会生活之后，就有新人的表现。新人的表现不是要作天使，也不是要天天喊‘阿利路亚，阿们’；新人的表现是要作‘人’，作一个‘实际的人’。人本是照着神的形像造的，为着返照神。在人被造的人性里，有相当的内涵是像神的。中国孔子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明德’可以说是光明的美德，相当于圣经里所说人灵里的良心，也就是明代理学家王阳明所说的‘良知良能’。撒迦利亚十二章一节记载，当神创造天、地时，也为人造了灵。箴言二十章二十七节又说，‘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监察人的深处。’人的灵是神在人里面的灯，有良心的功用，使人能返照神。这是飞禽走兽所没有的，所以一般人常说，人若是不照着良心行学，就和畜类一般。

不幸的是，人的灵已经被撒但破坏了。即便如此，这个机关还是在人里面。即使是堕落极深的人，里面的良心还是会告诉他们，什么行为是不对的。人对父母的孝心，不一定借着教导而来。当人长大懂事的时候，里面自然有一种要孝敬父母的感觉。这是出自于人里面的良心，就是里面的明德，也就是良知良能。中国的古圣先贤一再地教导人要明明德，要发扬光大人里面的良知良能，然而今天人里面的明德已经被破坏了，所以即使是有一点明亮，也是很残缺。

重生之人的灵里有神实际的义和圣

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这个灯因着人的堕落而破坏了。这个灯何时会重新点亮呢？乃是在我们重生的时候。什么是重生？重生乃是有另一个生命进到我们里面，这另一个生命就是神的生命；这神圣的生命带着神圣的性情，进到我们的灵里，作了我们的生命，叫我们的灵里得重生。这就是以弗所四章二十四节所说的：‘这新人是照着神，在那实际的义和圣中所创造的。’这新人是照着神创造的，其中有实际的义和圣。义是合于神的法则，圣是合于神的性情。这就是说，神所创造的这个新人，就法则来说，是与神相同的；就性情来说，也是与神相同的。我们若是有神的法则和性情，当然就会返照神了。因此，重生之人所活出的，不是人天然的生命里所有的明德与良知良能，乃是出于人重生所得着的神圣生命与性情。

今天我们这些得蒙重生、在新人里有分的人，要活出一种人上人的生活。神没有叫我们得救之后脱离人群，不再作父母的儿女，不再作兄弟姐妹中的一分子。释迦牟尼是叫人成佛，道家是叫人成仙，但主耶稣的救恩是叫我们作个道道地地的人，甚至作人上人。人堕落了，神来重生人，恢复人，叫人作更高的人，作人上人。孔子的教训是教人作人，不过是在人堕落的本能以内，叫人尽力发扬光大；但是主耶稣的救恩是叫人得着神的生命，成为人上人。例如，人都有孝敬父母的心，这是神创造的。在我们得救以前，我们就有一种要孝敬父母的心情，这是不用人教的。孔子的教训是人伦的，要发扬光大人里面的明德，一面来说这完全是对的。然而，当我们听见了福音，相信了主耶稣，从那一天起，我们这个人更高了，我们对父母的敬爱更加深了，这乃是由于神的生命进来所使然。当然，我们也不否认，因着我们是堕落过的人，所以在我们得救以后，有时候还是会活出堕落的性情。可能在五分钟前，觉得母亲真可爱，但忽然有什么话或举动不合你意，你就向母亲瞪眼、摔碗了。然而，一个基督徒向母亲摔碗之后，过不了多久，他一定会良心不安的到主面前去，求主赦免他，用宝血洁净他，并且向母亲认错而落泪。这是我们许多人都能见证的，自从信主之后，我们的人性升高了。这不是教导来的，也不是自我努力所致，乃是有一个神圣的生命加到里面，使我们升高了。这就是以弗所书中所说的，活出新人的光景。

新人实际的生活与福音的传扬

以弗所书所说新人的启示相当高，但当保罗说到新人实际的生活时，却说得相当低浅，如四章二十八节说，‘偷窃的不要再偷。’可能有的人觉得这话真是太低了，但是扪心自问，谁没有偷过东西？丈夫常偷妻子的，妻子也常偷丈夫的；小学生也许偷学校的粉笔，或偷同学的铅笔。可以说，这个世界是遍地皆偷，几乎没有一个人是未曾偷过的。所以，保罗说了这么高关于新人的启示之后，还要说，‘偷窃的不要再偷。’我们在得救重生之后，良心的感觉是更高、更敏锐的。基督徒的明德是高于人的，是神圣的明德，高尚的明德。你若是在生活中，活出这样的明德，在家庭里，父母、兄弟姐妹、亲友面前都有见证。即使父母不赞成你信耶稣，但是他们终究不能否认，儿女和以前不同了，变得高尚了。父母也会因此替你向亲友作见证。这不是用口头传福音，而是借着活出新人的生活表彰出来。这样见证的力量才是大的。

当初我得救的时候，并没有人教我要有怎样的行为，但是神圣的生命在我里面作工，使我爱主，爱读圣经，爱祷告。那时我十九岁，比我弟弟大四岁，我们这样的年纪，正是爱玩、爱闹的时候。但是我得救之后，就不爱玩了，反倒喜欢祷告和读经。我并没有劝我弟弟，也没向他传福音、作见证，但他看见我天天这样祷告、读经，他自己也读起圣经来。然后，他也因着读圣经得救了。因着我转变，他也转变。这让我母亲不得不信服主，因为她先前无论怎么管教，也管不动这两个年轻力壮又爱玩的男孩子。然而，这两兄弟现在竟然不玩闹，喜欢读圣经和祷告。结果，连我母亲也真实的得救了。今天我们需要这样的生活和见证。不仅在口头上传福音，更要在生活上有改变。我们必须在生活中活出新人。

传福音需要活出新人

以弗所书给我们看见很高的异象，主已经创造了新人，我们也穿上了新人。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要活出新人。一面，新人是宇宙的；另一面，新人乃是人上人。新人不是旧人，旧人是太低下了，而新人是高尚的。我们得救了，成为新人的一部分，我们生活在社会中，必须是高人一等的。新人的生活，乃是一再地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既穿上新人，就要活出新人。主的见证要从台湾往外扩展，没有疑问一定要从学校开始。因为台岛学校林立，每个学校都是渔场、鱼池，而在学的弟兄姐妹都是渔夫。作学生的要把握打鱼的好机会，也要有新人的实际，新人的生活，和新人的见证。假使每个学校都有弟兄姐妹穿上新人，活出新人，必然会显出繁茂荣耀的光景。假使在职的青年弟兄姐妹愿意接受负担，到乡镇去当小学教员、国中教员，在众人面前穿上新人，活出新人，福音很快的就能在乡镇被人广为接受。若是中小学的孩子们接受福音，必定会影响他们的父母。父母看见老师的人品、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是高尚、超凡的，人心自然会被折服。反之，若是弟兄姐妹到乡镇传福音，对人讲主耶稣，生活却一塌糊涂，赶不上一般的社会青年，那么我们的见证就一扫而空了。所以，当你们去乡镇的时候，不要急着向人传讲主耶稣，而是要先活出新人的生活，让乡镇的人看见你们这些老师和别人不同。等他们在私下打听，就会知道你们的不同，是出于你们里面的耶稣。到那时候，他们就会被折服。若是你们去传耶稣，行为却不是新人，不仅达不到果效，甚至可能引起别人的反感。因为你们的为人，还赶不上那些追求作佛成仙的人。所以，你们不必急着挂出耶稣的牌子，而是要先穿上新人，活出新人的生活。

照样，在家庭中不要只在口头上向父母传耶稣。若是天天跑会所，却还是过着旧人的生活，这完全不能叫人信服，也把主的见证卖光了。你们若是活出新人的生活，你们的父母终究会从心里折服，觉得你们不一样了。他们查问你们的转变，你们可以见证是因着信了主耶稣带来转变。他们可能因着传统的习俗，一时无法接受而责骂你们。你们不需要争辩，因为日久见人心。他们终究会心服口服，承认你们是超人一等，因为你们比一般人更爱父母、体贴父母。然而，这不是你们作的，乃是主耶稣从你们里面作出来的。青年人若是有这样的见证，你们的父母、兄弟姐妹、甚至是亲友，都会陆续接受福音。所以你们一年带一人得救，还是太少了，应该带三、五个得救，结出累累下垂的果子。我几乎走遍了全世界，什么民族都接触过，我觉得中国人真是蒙主保守。认真说，中国人迷信的不多，虽然有很多人拜拜，但都不是迷信得那么厉害。中国人是很重实际的，第一重视的是讨生活，要过得平安，穿得妥当，住得安稳。第二，重视受教育，或者学手艺，目的也是为了谋生。第三，重视伦常与道德，这是中国人的好传统。若是有人发了大财，但是对父母不孝，对兄弟不义，别人还是会轻看他。因着中国人非常实际，只在意这三样，所以中国人其实很容易接受福音。只要你有一个好见证摆在众人面前，让人看见你读书读得好，为人作得好，中国人没有不被折服的。今天在台湾传福音，路就在此，就是要穿上新人，活出新人。青年人天天接触人，你们的父母、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还有同学、邻舍，都在看你们的所行所为。你们若是活出新人，就能结果累累。我相信，一学期一人带两三人得救，都是轻而易举的学。这在乎你们是否有新人的生活。

时时与主并与众圣徒交通，彼此相爱，活出新人的见证

神已经创造了新人，我们在召会中可以穿上新人。今天我们所需要的，就是活出新人的恩典。这不是借着我们的立志来达到，因为立志为善由得你，行出来由不得你，（罗七18，）所以也不必立志。要看见主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林后十二9。）我们若常常和主交通，并与众弟兄姐妹交通，就会自自然然从灵里活出超越的美德，这就是新人的生活。今天主所要的就是这个。再者，学校提倡发展四育：德、智、体、群。其中虽然有群育，但是很多人无论怎么努力，也群不来。今天我们在基督里，不必讲群，我们就是一群。青少年弟兄姐妹，若是彼此相顾，彼此相爱，会叫父母、长辈、同学、朋友看见这一群人，有这样超越的美德，因而都被折服。这些美德就是从穿上新人，活出新人而来。因为新人不是许许多多的个人，乃是一个团体人，我们众人在基督里是一个新人。这一个新人就是召会，这是和社会生活天差地别的。社会是黑暗的，而召会是光明的，这就是新人的见证。所以新人就是一盏照耀在黑暗里的明灯。在这黑暗的社会生活中，许多亲友要来就近这盏明灯，召会也就自然扩增了。